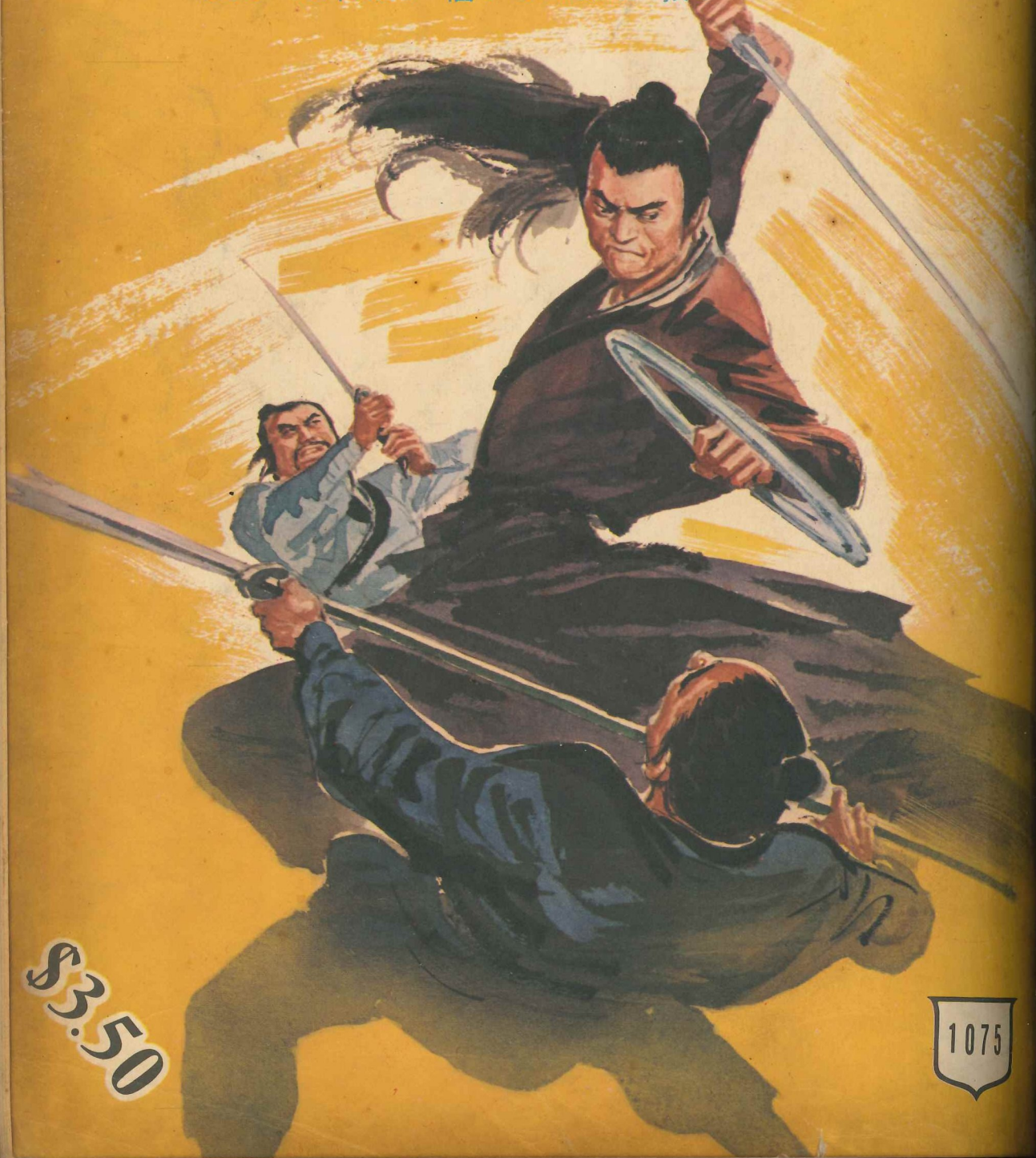


# 武俠世界

絕刀，金環，殘荷劍

高泉·著

既是恩師，也是仇敵，是生身之母，也是仇人的妻子，如此恩怨莫測，親仇難分的處境，任何人都無法承受，他却只是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孩子……



\$3.50

1075

**編者話** 絕刀·金環·殘荷劍 巨型小說今期刊出，是篇銜接一〇七一期「破山一刀」未了之情，故事內容結構別創心思，有恩有怨，有俠有情，哀艷感人，蕩氣迴腸……文中描述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孩子，他心切親仇，投師孤詣，飄零人間，快意江湖，不料發覺生身之母，也是仇人之妻！處於「既是恩師，也是仇敵」的夾縫中，這份親仇難分的局面，任何人都無法承受，讀者們教他怎樣抉擇一途吧？佳作當前，切勿錯過。

諸葛青雲新作長篇「五嶽英豪傳」今期已刊出，這是一部俠義傳奇性上乘作品，文筆輕鬆活潑，主角人物標奇立異，妙趣橫生，他們既擅武功，亦諳語連珠，令你閱讀間不禁捧腹狂笑，大歎觀止！臥龍生的「金筆點龍記」今期完結，要知精采情節怎樣發展和收場？故事中都有令你滿意的交代。

下期除了刊出馬雲的科學幻想小說「藍色行星」巨型小說外，秦紅又有新作品：「武林大奇案」貢獻，是篇可說是他媲美「劍歸何處」另一新作。

**巨型俠義傳奇恩仇故事**

絕刀·金環·殘荷劍（巨型俠義恩仇傳奇故事）

一個十七、八歲的大孩子，處於一個恩怨莫測、親仇難分的事件中，使他在險惡的江湖波濤裡，前仆後繼，克服萬難，找出真相……

高 阜 3

**精選短篇俠義奇情故事**

太皓·雙陽·鐵行者（風塵俠隱記故事之三）

不再自尋死 保護貧窮人……

鐵 翅 35

**俠情中篇傳奇故事**

妖 魂（恐怖譊幻傳奇小說）

是人還是鬼 墓碑露玄秘……

黃 鷹 49

七 龍 傳（俠義傳奇中篇）◀一▶

血濺日觀峯 伏屍小湖畔……

龍 乘 風 57

大漠屠龍（兩月完俠情小說）

命案蔓延起 追魂令為記……

馬 行 空 63

英雄好漢（神州奇俠故事之四）

正天劍下喪 龍虎陣中亡……

溫 涼 玉 71

謎 中 謎（東方四女俠故事）

預設陷阱 公海誘敵……

司馬紫烟 79

**長篇新派俠義連載故事**

五嶽英豪傳（武俠長篇故事）◀一▶

隻身闖西嶽 神巧作仲連……

諸葛青雲 87

無憂公主（歷史俠情故事）

七人演劍陣 高手大會串……

蕭 逸 95

金筆點龍記（正宗武俠長篇故事）◀大結局▶

禍首已殲除 不戀江湖事……

臥 龍 生 102

**練功秘訣·功夫漫談**

甘鳳池（叢書掌故）……

混沌書生 34

自然門的軟硬功夫（功夫漫談）……

麥 海 雲 47

玄機妙算（機智掌篇）……

機 智 子 62

殊砂掌（練功秘訣之一）……

靈 空 子 86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廈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 球 印 刷 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理：環 怡 出 版 社  
郵政劃撥帳戶 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兩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 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 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  
H.K. \$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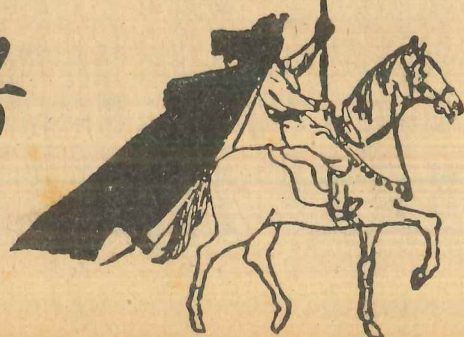
Printed in Hong Kong

**武俠世界**

第1075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均由環球出版社出版  
**左 龍**  
武俠小說

最佳武俠電影！  
最佳武俠電視劇集！  
皆在武俠世界刊登

大人物  
長生劍  
孔雀翎  
多情環  
碧玉刀  
碧血洗銀槍  
九月鷹飛  
邊城浪子  
流星、蝴蝶、劍  
明月刀  
絕代雙驕  
傲劍狂龍  
楚留香  
蕭十一郎  
大地飛鷹  
陸小鳳  
小李飛刀  
武林外史  
蝙蝠傳奇  
浣花洗劍錄  
白馬老馬  
失魂引  
金劍殘骨令  
鬼戀俠情  
桃花傳奇  
大旗英雄傳  
環球出版  
印刷精美



新系機構

## 苦命孤兒

## 心切救母

一個約莫十六七歲的大孩子，一領藍衫，背揹包裹，正風塵僕僕的趕向黃山南麓的湯口。

莫非他也是一位喜愛山水的遊客？

不，他的年歲似乎小了一點，而且行色匆匆，好像不是遊山來的。

他剛剛走近湯口，迎面遇到一位白衣中年文士，他略作躊躇，終於向白衣文士雙拳一抱道：「請問大叔，你有沒有瞧到我娘？」

白衣文士削瘦的面頰之上，掠過一絲陰森狡詐的笑意，然後面色一整道：「你娘是誰？也許我見過。」

藍衫少年道：「我娘姓唐……」

白衣文士啊了一聲道：「莫非你娘名

叫唐錦屏？」

藍衫少年道：「是的，大叔。」

白衣文士道：「那你是匡榮元了，你爺爺匡開陽是我的師叔。」

藍衫少年道：「晚輩正是匡榮元，請問大叔的名號怎樣稱呼？」

白衣文士道：「喬夢熊，有沒有聽你娘說過？」

匡榮元道：「原來是喬師伯，侄兒這廂有禮了。」

喬夢熊哈哈一笑道：「賢侄不必多禮，伯伯能够遇到你倒免去一番跋涉。」

匡榮元道：「伯伯是要尋找小侄？」

喬夢熊眉峯一蹙，長長一嘆道：「路見不平還要拔刀相助，何況咱們三代深交

，情非泛泛……」

匡榮元道：「多謝伯伯，可是……我娘……」

喬夢熊道：「我遇見你娘了，但伯伯人單勢孤，實在愧對賢侄。」

他在說話之際，同時搓手跌足，氣憤不已，那等表情，當得是唱作俱佳，匡榮元從未瞧見過如此高明的表演，怎能不大吃一驚。

「伯伯，你說我娘出了危險？」

「你娘爲甚麼前來黃山，你自然知道

了。」

「知道，娘是來找師父復仇的，不過那是誤會！」

「師父，師父是誰？」

「張一刀！」

「甚麼，張一刀會是你的師父！」

「是的，難道有什麼不對？」

「何只不對，這簡直是一個十分可怕的陰謀。」

「陰謀？小侄不懂。」

「你自然不懂，因爲你太年輕。」

「究竟是怎麼回事？伯伯，我娘到底怎樣了？」

「別急，賢侄，你先沉着氣，咱們找個地方歇歇，待伯伯慢慢告訴你！」

「不，伯伯，你先說我娘怎樣了？」

「這個——好吧，不過——」

「你是怎麼啦？伯伯快說嘛！」

「好！伯伯說，不過也許你不相信，但伯伯說的却是事實。」

「你說，伯伯，小侄會相信的。」

「既然如此伯伯只好實話實說了，你娘報仇不成，反被張一刀所強暴……」

「啊，不，我不信！」

「賢侄？伯伯沒有必要騙你，張一刀強迫你娘跟他走，一路上到處傷人，他們曾經到過巢湖，巢湖大豪谷宗台的獨子谷彬一身武功就毀在他的手裏，此事人人皆知，決非伯伯惡言中傷，編造黑白。」

匡榮元不相信他師父張一刀是一個人面獸心之人，更不信他娘會屈服於任何淫威之下。

但巢湖之事決不會假，他娘跟張一刀在一起必然也是事實。

事實就是鐵證，他不信也得信了。

匡榮元還是一個大孩子，孩子的性格輕易衝動，何況他自幼喪父，原本就有幾分偏激。

因此他當真相信了，而且急欲將他的娘拯救出來。

文圖

臯令

高盧

## 破山一刀故事之二

## 劍·殘荷·金·絕刀



「伯伯，我娘現在那裏？」

「羽山。」

「多謝伯伯，小侄告辭。」

「別忙，賢侄，你是要到羽山去救你娘？」

「是的，伯伯，否則小侄會寢食難安的。」

「賢侄孝心感人，可是，如果能够救出你娘，伯伯早就救她出來了。」

「照伯伯的說法，那羽山莫非是龍潭虎穴？」

「羽山地跨蘇魯二省，名震東南半壁，山主公孫宇是當代數一數二的高人，子女門徒無一不是响噹噹的高手，武林任一門派都對他們禮讓三分，伯伯雖然想救你娘，卻沒有這份能力。」

「多謝指教，告辭。」

「啊，賢侄，你還是要去？」

「當然，如果她是伯伯的娘，伯伯要

不要去？」

年輕人不善修辭，話說得也不大得體，不過這是實話，喬夢熊幾乎無言反駁。

薑是老的辣，喬夢熊只是呆了一呆，一股陰森森的笑意已由面頰上露了出來。

「你說的不錯，如果是我娘我也會去，只不過你跟我不同。」

「這個小侄知道，伯伯的娘並沒有受到迫害。」

「我不是這個意思？」

「伯伯是什麼意思？」

「我是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伯伯有兄長，個人生死不會影响到本門的香烟，你就不同了，匡氏門中只有你這一條根

















不如等待拂曉，咱們有時間作充份準備，也可以當日就做好善後一切。」

飄雲掌門道：「好，咱們準定拂曉出擊。」

然後他們對出擊事項，作了一番詳細研討，待一切準備就緒，才各自返回住處歇息。

由上清宮向西北走是一條頗為整潔的石板大道，兩旁翠柏參天，還參雜着一些塵寰罕見的奇花異卉，使人身入其中，就有一股心胸暢快的感受。

每隔三里遠近，就有一個供人歇息的茶亭，由宮門來到山麓，茶亭共有九處之多。

這些專供遊人歇息的茶亭，此時竟變作敵人圍山的據點了，自第三個茶亭往下，可以說層層阻礙，寸步難行。

嘆嘆……連續四聲響過，四具軀體由茶亭中翻倒下去，他們沒有吭出一聲，咽喉上却在唧唧的噴着血水。

這是公孫二郎及大姐的傑作，他們沿路收拾圍山的敵人，到這兒已是第四個茶亭了。

在他們兄妹收拾茶亭的敵人之際，他身後的十名大漢，立即展開扇形搜索，這般人全是孤烟門的高手，行動之快宛如風馳電掣一般。

片刻之後，其中一人奔回茶亭道：「稟一少城主：左面山谷內有十幾戶農家，該谷戒備極嚴，敵人只怕落腳在那兒。」

公子，大姐二姐，咱們走。」

他們奔向左側，果然發現一個山谷，裏面竹籬茅舍，是十多家普通的農戶。此時月隱星稀，東方已露出一縷曙光，這座鳥語花香的三清聖地，應該是一片祥和。

但那山谷之內却殺機隱隱，那山石樹林之間似乎都隱藏着無比的危機。

當公孫兄妹接近山谷之時，羽山部屬已有兩人迎了上來，公孫二郎擺擺手，說道：「你們再到附近搜查一下，看有沒有別的敵人隱伏。」

遣走羽山部屬不久，張一刀夫婦，飄雲掌門，及瑯琊門下三十餘人已然趕到。公孫二郎將當前情況作了一番扼要的說明，然後請示道：「圍山敵人是歇在此處，咱們是否立即展開攻擊？」

張一刀道：「別忙，咱們先要部署一下，攻勢一旦展開，就不能有一條漏網之魚。」

飄雲掌門道：「這個山谷兩側側壁壁天，除了谷口及另一端的羊腸小徑就別無通路了，貧道派七名弟子攜帶連珠強弩守着那條小徑，縱使是人能夠逃過連珠強弩的攔射，也無法逃過七星劍陣，如此佈置施主以為如何？」

張一刀道：「如此甚好，二郎，開始吧。」

公孫二郎派出的部屬也已回報，鄰近地區別無敵人潛伏，於是他們以泰山壓卵之勢衝向谷口，不過指顧之間，五名守衛者已被誅除。

八名手持連珠強弩的瑯琊弟子立即守着谷口，此時反客為主，敵人已成爲甕中之蠶了。

農舍中的敵人已被驚動，紛紛由屋內搶了出來，約略計算一下人數，竟有七八十名之多。

飄雲掌門沒有下令搶攻，只是靜靜的向他們瞧着，對敵人多作一點瞭解，對作戰是有帮助的。

敵人聚集之時是分作三起，顯示出他們是屬於三個不同的門派。

其實他們縱使混在一起，也可以一目了然，因為他們是在夢中驚醒，來不及着上黑衣，蒙着面孔，就已闖了出來，在此等情形之下，自然要原形畢露了。

其中少林僧侶十九人，武當門下三十二人，另一起二十四人，共有七十五名之多。

少林武當名滿江湖，自然是令人矚目的門派，但那七十五名強敵之中，最引人注意的，還是那二十四名陌生青年。

這般人氣度沉穩，光芒外露，少林武當的名門高弟，相形之下爲之黯然失色。

張一刀向當面的敵人瞥了一眼，道：「前輩，少林武當是咱們的勁敵，但那二十四人只怕更難對付！」

飄雲掌門道：「他們可能就是使用殘荷劍法的，貧道想去試試。」

公孫二郎道：「掌門是全軍之主，豈可輕易涉險，還是交給晚輩吧。」

將這般人交給一少城主的確十分恰當。」

飄雲掌門道：「那就偏勞少城主了，玄機玄智率領二十名弟子去教訓叛徒，少林門下由張大夫夫婦與爲師去應付。」

飄雲掌門的決定，張一刀自然不便反對，只是他却咳了一聲道：「前輩，對付少林門下，咱們三人必可勝任，似乎不必留下這八位道長。」

飄雲掌門道：「這八人是本門第三代弟子的精英，他們練有一套合擊之術，可以抗拒強悍的攻擊，所以貧道要他們作爲後備，對三面門場都可作必要的支援。」

張一刀道：「原來如此。」

飄雲掌門不再說甚麼，身形一轉，逕向少林僧侶緩緩走去。

這是一個信號，一場武林罕見的惡鬥就這樣展開了。

首先接觸的是孤烟門，但一開始就展開慘烈搏殺的還是武當門下的閹牆之爭。接觸最晚的是飄雲掌門，他此時才到達少林僧侶前八尺之處。

這般少林門下是由初祖堂住持廣生大師率領的，這位老和尚名列少林四老之一，在武林中具有極爲崇高的聲譽，估不到這一代高僧，居然也爲虎作倀，替別人當起鷹犬來了。

飄雲掌門與廣生大師原是素識，雖是交情不深，却也互相仰慕和尊敬，現在這麼一來，往日的一點情誼自然要烟消雲散了。

何況飄雲掌門忌惡如仇，他如何容得下廣生大師？

「嘿……老和尚，當真是人心難測，雙方傷亡累累，仍然在狂呼酣戰。」

此時武當門下已傷亡十人，瑯琊弟子也損失七人之多，他們仍在前仆後繼的衝殺，如若沒有外力的介入，可能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

好在瑯琊弟子的八名生力軍適時衝了過來，他們聯成一個渾然一體的太乙劍陣，向武當門下展開無情的屠殺。

同室操戈，招招絕情，武當門下潰敗了，除了四人逃往後谷，門場留下的是二十八名血淋淋的屍體。

這兩處搏殺結束了，全是兇終未際，慘不忍觀，惟一沒有傷亡的是孤烟門進攻之處，他們雙方還在戲劇般的纏鬥着。

敵方二十四人連成一個堅強無比的劍陣，孤烟門數度搶攻，都無法迫近三尺以內。

這是一項危機，因爲他們傷不到敵人，又需要以獨門輕功自保，因而真力的消耗較敵人爲多，一旦後力不繼，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張一刀瞧出了孤烟門的危機，他自然不能袖手不管，於是他帶着唐錦屏奔了過去。

大姐瞧到張一刀，立即迎了上來，道：「公子，這般人縮在裏面像一個刺蝟，咱們簡直無從下手。」

張一刀微微一笑道：「不要緊，讓我來對付他們，你們只要將包圍圈擴大，防備他們漏網就是。」

大姐道：「公子，你一個人去？」

張一刀道：「是的，我去擊潰他們聯手的陣勢，然後就容易收拾了。」

「很是抱歉，道長，老衲這是情非得已……」

「好一個情非得已，老和尚苦修數十年，結果却落得晚節不保，難道你就不怕師門帶來恥辱麼？」

「阿彌陀佛，今日之事不是言語所能解決的，道長何苦浪費唇舌。」

「好得很，那麼，老和尚就划下道來吧。」

「咱們兩派之間不必多造殺孽，就由老衲與道長一決勝負，你看可好？」

「好，老和尚請。」

廣生大師的面色原是穆肅的，此時忽然身形一轉，以無比的目光，向十八名少林門下一瞥道：「本座代表本寺與飄雲掌門過招，無論勝負你們都不得擅自出手，不聽法諭者朱筆除名！」

少林寺規之嚴是天下馳名的，此時老和尚聲色俱厲，門下弟子焉能不誠惶誠恐的謹遵訓誡？

飄雲掌門不明白廣生大師爲甚麼要如此交待，他却存心不放過這般佛門敗類，這也難怪，他原是一個忌惡如仇之人，這般少林僧的行爲，也無法令人諒解。

因此，當廣生大師轉過身形之後，他們就一言不發的狠鬥起來。

少林寺的掌法以降龍伏虎掌爲代表，以伽藍聖手爲極致，但在當代少林高僧之中，只是四人習得伽藍聖手，廣生大師就是其中之一。

佛門絕學果然不同凡响，不只是舉手投足均是妙着，它所帶起的罡風，同樣具

有殺人的威力。

飄雲掌門的太極屠龍手，也是玄門的不傳之秘，據說當年八仙過海之時，呂純陽祖師曾以這套掌法擊敗龍王三太子，其神妙之處就可想而知了。

這兩位世外高人，都是名滿武林的絕頂高手，往往一招之中連續着無數的變化，每一變化又都具有震撼人心的威力。

這場武林罕見的搏殺，張一刀夫婦是旁觀者，以他們那等高深的造詣，仍爲之目眩神搖，緊張得喘不出氣來。

惡鬥約莫百招，飄雲掌門使出一招「挖龍角」，左手五指一攏，閃電般的擊向廣生大師的右太陽穴。

這一招是由「龍角掛珠」轉變而來，奇詭快捷無與倫比。

但無論飄雲掌門的招式如何奇詭快捷，他必然難以傷到廣生大師，因爲他們的修爲相差有限，縱然能够分出勝負，只怕也要千招以上才能現出端倪。

令人想不到的這一招竟然出了意外。人世之間，意外原就是很多，所以人們才編出「不怕一萬，只怕萬一。」兩句話來作警惕。

現在廣生大師就出了意外，他竟然沒有避開那招挖龍角。

撲的一聲響過，這位一代高僧被震了出去，他倒在草地之上，太陽穴流出了鮮紅的血水，老和尚已經魂歸極樂了。

廣生大師被擊斃命，使在場之人發生極大的震撼，連飄雲掌門在內，一時之間全都傻愣着在那兒發呆。

發呆並沒有甚麼稀罕，他們總會清醒

不錯，他們的確很快就清醒了，只不過立即又陷入第二度的震撼。

敢情他們是被十八個倒下去的身體所驚醒的，及發覺這十八個身體已經失去生命，他們就再度陷入震撼之中了。

這十八人全是少林門下，這般佛門弟子全部自碎天靈蓋，死得慘烈無比。

爲甚麼，他們爲甚麼要集體自殺？莫非因爲廣生大師的遺訓，不能替他復仇，倒不如以死殉師？

莫非他們心存愧疚，以死來求解脫？不管怎樣，他們的死是壯烈的，連忌惡如仇的飄雲掌門也嘆出了一口長氣。

然後目光一抬，向八名留作後援的弟子道：「去支援他們，對叛徒不必留下活口。」

他說得十分平淡，但血淋淋的殺機却由語氣之中顯露出來。

這也難怪，因爲他已瞧到瑯琊弟子受到很大的傷亡，能够如此平淡，也算是修養有素了。

這八名弟子可沒有他如此沉穩，在奉到令諭之後，就像狂飈一般的捲了過去。

武當瑯琊原是同門，所學的武功完全一樣，只是各人的資質與勤惰不同，以及歷練時間有長短之異而已。

瑯琊弟子多數入門較晚，但他們却有一股還我正統，滅此朝食的正義之氣，因而他們一般的功力都較武當爲高。

只是他們人數較少，以寡敵衆難免要落在下風。

全場三處搏殺，以他們這一處最爲兇

狠，雙方傷亡累累，仍然在狂呼酣戰。

此時武當門下已傷亡十人，瑯琊弟子也損失七人之多，他們仍在前仆後繼的衝殺，如若沒有外力的介入，可能是一個兩敗俱傷的局面。

好在瑯琊弟子的八名生力軍適時衝了過來，他們聯成一個渾然一體的太乙劍陣，向武當門下展開無情的屠殺。

同室操戈，招招絕情，武當門下潰敗了，除了四人逃往後谷，門場留下的是二十八名血淋淋的屍體。

這兩處搏殺結束了，全是兇終未際，慘不忍觀，惟一沒有傷亡的是孤烟門進攻之處，他們雙方還在戲劇般的纏鬥着。

敵方二十四人連成一個堅強無比的劍陣，孤烟門數度搶攻，都無法迫近三尺以內。

這是一項危機，因爲他們傷不到敵人，又需要以獨門輕功自保，因而真力的消耗較敵人爲多，一旦後力不繼，後果就不堪想像了。

張一刀瞧出了孤烟門的危機，他自然不能袖手不管，於是他帶着唐錦屏奔了過去。

大姐瞧到張一刀，立即迎了上來，道：「公子，這般人縮在裏面像一個刺蝟，咱們簡直無從下手。」

張一刀微微一笑道：「不要緊，讓我來對付他們，你們只要將包圍圈擴大，防備他們漏網就是。」

大姐道：「公子，你一個人去？」

張一刀道：「是的，我去擊潰他們聯手的陣勢，然後就容易收拾了。」











張一刀道：「不知道，這般人一律戴着面罩，行跡顯得十分神秘。」

唐錦屏道：「咱們的計劃呢？」

張一刀道：「咱們派孤烟門去偷他們的火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殺他一個措手不及。」

唐錦屏道：「這樣太冒險了，只怕會驚動他們。」

張一刀道：「不會，五雲宮另有秘道可以外出，孤烟門戴上面罩，由賊人的後方混進去偷，雖然有點冒險，却是惟一的可行之策。」

唐錦屏道：「咱們呢？」

張一刀道：「聽到旗花信號立即出宮殺賊，咱們在宮裏等着。」

匡榮元道：「師父，弟子想跟孤烟門去搶火槍。」

張一刀道：「孤烟門輕功絕世，身法的快捷，沒有一個門派能够跟得上他們，你去了，反是一個累贅，還是在此地等着吧。」

五雲宮作了一個大膽的決策，但這個決策却極為成功。

一枚旗花冲霄而起，在天空閃出耀眼光芒。

十二桿火槍也同時發出怒吼，無情的火焰由槍口吐了出來。

變生肘肘，有如禍從天降，只不過在剎那之間，賊人已血肉橫飛，屍橫遍地了。

此時宮門大開，張一刀一馬當先，領着羣雄向殘敵作無情的搏殺。

敗軍之將不堪言勇，賊人的意志已經徹底崩潰，自然談不上甚麼抵抗了。

不足半個時辰，搏鬥就已結束，除了死傷之外，生擒活捉的竟有百二十六名之多。

這是一場輝煌的勝利，却也為張一刀帶來無比的震駭。

因為這般俘虜之中竟有兩個名門正派，他們不只是譽滿江湖，而且是武林中的泰山北斗。

黃山掌門伍震山也為這項發現驚訝不已，終於忍不住嘆了一口氣道：「武當少林是維繫正義的兩大支柱，如今支柱竟然斷折，莫非武林已末日？」

張一刀道：「依在下猜測，其中必然隱藏着一樁可怕的陰謀，為了武林今後的安危，咱們必須將它發掘出來。」

伍震山道：「對，咱們立刻就問個清楚。」

凡音是當代少林寺的知客，他與張一刀原是素識，參與這次行動的少林弟子就是由他率領的。

張一刀雙拳一抱，說道：「久違了，大師。」

凡音雙目一闔，說道：「你想知道甚麼？」

張一刀道：「少林立派數百年，清譽滿天下，大師如此為虎作倀，豈不要使少林萬劫不復！」

凡音喧聲佛號道：「貧僧自然知道它的後果，但是情非得已，不得不聽人的擺佈。」

張一刀道：「此話怎麼說？」

凡音道：「敝寺早已被人佔據，敝掌門也已落入別人的手中……」

張一刀大吃一驚道：「有這等事？貴寺被何人佔據？」

凡音道：「大羽幫。」

張一刀道：「就是擅使殘荷劍法的那般賊人？」

凡音道：「是的，而且殘荷劍法也是敝寺的武功，歷代祖師因為它出招狠毒，有失我佛慈悲為懷的宗旨，因而敝寺弟子從不學習。」

張一刀一嘆道：「貴寺不願學習，就該將它毀去，如今流傳江湖，豈不有違貴派祖師的初意！」

凡音無法作答，只得低低的喧了一聲佛號。

五雲宮主道：「大羽幫的掌門又是誰呢？」

凡音道：「他是敝寺的俗家再傳弟子，與張施主頗有淵源。」

張一刀驚奇地道：「哦，他是那位高人？」

凡音道：「喬夢熊。」

張一刀不禁愕然說道：「會是他，人呢？」

凡音道：「他被火槍擊中腹部，已然身負重傷，此時只怕已蒙我佛慈悲，轉生輪迴去了。」

唐錦屏急道：「大哥，快走，咱們去找他。」

張一刀道：「別忙，妹子，適才我查看過受傷的，並沒有發現喬夢熊。」

凡音道：「施主只要揭下他的人皮面

具，他就會真象畢露了。」

唐錦屏道：「大師，他那人皮面具之上有甚麼容易辨認的特徵麼？」

凡音道：「有，眉目清秀，印堂之上點有一顆朱砂紅痣……」

不待凡音說完，張一刀已一把拉着唐錦屏的手腕，再向匡榮元喝了一聲「走！」，就像風一般的向門外捲去。

唐錦屏一面跟着他跑，一面詢問道：「大哥，你知道姓喬的在那裏？」

張一刀說道：「知道，但願他還沒有死。」

他們在院門不遠之處，果然找到一個印堂之上有一顆朱砂紅痣的傷者，而且他還活着。

這就要感謝五雲宮主的仁慈了，她命令屬下不分敵我，只要是傷者都給予救治。

唐錦屏向此人打量一眼，回頭對匡榮元道：「元兒，摘下他的面具。」

匡榮元摘下此人的面具，他果然就是喬夢熊。

巨奸大惡果然異於常人，此時此地他居然還笑得出來。

「师妹，估不到咱們會在此等情形之下重逢，老天爺實在太不公平。」

「我倒認為公平得很，一個作惡多端的人，不應該有這樣的下場？」

「這個……咳，只是見仁見智的問題，一將成名萬骨枯，世間總有一些人是會遭逢不幸的。」

「咱們匡氏兩代就是那些不幸的犧牲者了，我就是想不明白你為甚麼要選上他

後，才斬下他的首級。

匡家的兩代血仇終於獲得報復，但匡榮元却已聲嘶力竭，最後竟然悲痛得暈了過來。

待匡氏恩仇結束之後，張一刀也對全局作了完善的處理。

他放回凡音大師，却語重心長的道：「大羽幫已被廢除，貴寺自然可以恢復自由了，但願貴寺能多積善功，造福武林，才不辜負佛祖慈悲為懷的宗旨。」

凡音大師喧聲佛號道：「施主加惠佛門，貧僧敢不敬遵指示，今後施主如有差遣，少林弟子當全力以赴，施主請多珍重，貧僧告辭。」

張一刀道：「大師好走。」

送走了少林門下之後，張一刀再向飄雲掌門抱拳一禮，說道：「多承前輩拔刀相助，張一刀代表武林同道向前輩聊表謝意。」

飄雲掌門道：「施主好說，其實受惠的還是武當一派，大恩不言謝，貧道告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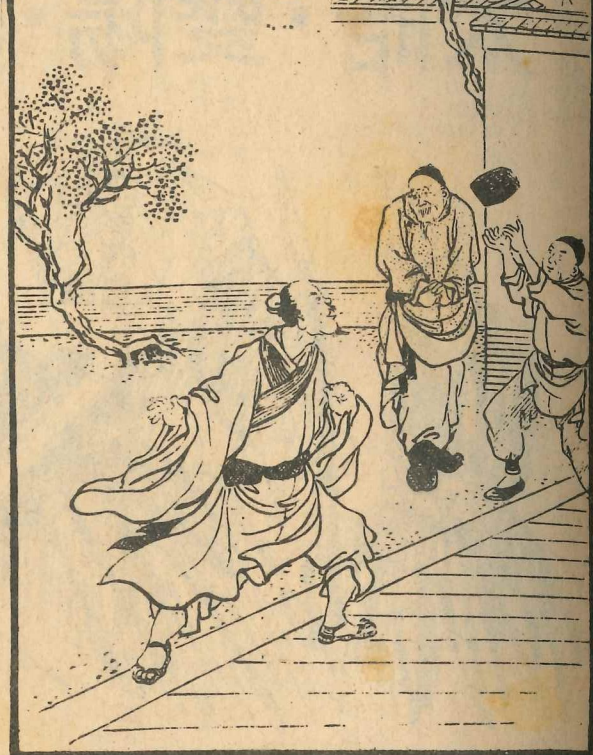
武當掌門神鶴道長，以及他率領的親信門徒，在適才一場血戰中幾乎全部被殲，飄雲掌門自然要重回武當，再振當年的雄風了。

少林武當兩派走了，張一刀與黃山也已握手言歡。

剩下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匡榮元與金環公主的婚事了，好在惜春已經死在混戰之中，不會橫生枝節，伍震山、公孫宇作了現成的媒人，五雲宮中立即洋溢一片喜氣。

(完)

# 古今武俠叢書掌篇 甘鳳池 混沌書生



金陵甘鳳池為清初八俠之一，名馳南北，婦孺咸知，晚年，傲居吳門作隱老焉，時有鐵冠道人者，善拳術，名次甘下，恨刺骨，思有以中傷之，則可稱豪於時，乃巧飾丐狀行乞吳市，挨戶勒索，不與者則以鐵冠置櫃上，人莫能拒，在道人之意，蓋欲激甘之出，而角鬥也，先是燕中有少年，亦工柔術，慕甘名，遠道至吳，苦於無由得見，一日遇道人恃勇強索，少年心得一計，亟趨至甘常蒞之某茶居，揚聲曰，人謂甘鳳池，名噪天下，以余觀之，直碌碌之輩耳，時甘適在座，矍然曰，誰謂老夫無能哉，少年知為甘，亟改容道歉曰，鄙人有眼不識泰山，唐突老丈，乞曲恕之第老

丈既負盛名，何以里有大患，不思除之，甘詰何患，少年以鐵冠道人事告甘，曰老夫耄矣，但彼既如此不法，容當有以敵之，少年曰，彼有鐵冠，頗不易與，況值中年，血氣方旺，老夫未必能勝，余當謹竭綿力，以助然鳳耳，老丈負奇技，乞示一觀可乎，甘運鐵布衫功，少年嘆服，甘詰少年曰，若既謂能助余，必有所擅，亦望示我一觀，少年乃效之，甘贊為後進之秀，於是二人扮為師徒，往尋道人，至某鋪，道人方以鐵冠置櫃上，索十金，甘至以指彈之，應手而墮，道人接而擲鳳池，少年大聲曰，有弟子在，以掌抵冠，甘即用一手一揮，道人立仆，視之已氣絕矣。



更不莽撞，那想到，來人的毒是深悉你的功力與為人。他們是一再的提起這血，令其爲血所誘……而血中之毒與酒相合……好，這一次算是將這位素來謹慎的小輩英俠困住了。

大漢正是荆天生，他想不到是這種毒——他發覺中毒，胸口宛如有着塊冰，在侵襲他的四肢百脈……

一支銀槍當面殺到，他是猛吸一口氣，乾靈派是硬生生的裹住了這一股寒氣——就是這鎖陽玄靈散的毒氣。好個荆天生，一見銀槍，眼前依稀看見了龍嫂的胸口的槍，依是一揚手，準確，着實……一握槍桿，而立即一個黃龍翻身，就聞得幾聲慘叫，而叭的一聲，一條人影已爲其一掌擊中，而直摔出樓……

荆天生是得理不讓人，銀槍爲其一壓兩段，而半支銀槍在其無比而又全力的劈打下，揮手抖出一——血向其身側濺來。他是不再理會這些，一聲厲吼中，陰陽十三掌展開，來復無終的陰陽勁力，立即將當地圍成一個禁圈！而軋軋聲中，叭叭連响，四條人影，帶起四聲極厲的號叫，摔翻在地，再也不會起來了。

可是，荆天生他即使威如巨靈，狼似煞神，到底，他已中了江湖上，聞名喪胆的劇毒。實在，他稟賦過人，更是功力深厚，更加上他是恨極了這批惡徒，這一股精神支持他，屢使神功，而毀了不少江湖豪客，可惜，他到底是人，並不是神，鬼，修羅，煉就了金剛不壞之身。即使，憑仗蓋世神功，加壓束住這股陰毒之氣，時間一長，這陰毒非但能脫困而出，並且

比一般人中毒的跡象，更爲兇險十倍……荆天生是十分明白，自己這一仗，比在袁家堡中一戰更爲可怕！

因爲，袁家堡一戰，他並未爲人深悉。有不少人——尤其是那些自命不凡之前輩人士，更是有着一層輕視之意，這就令他縱橫自如，而一戰成名。

如今，可就不同了，誰也知道自己是個扎手的貨，也因此，步步爲營，處處設防。一中陰毒，分明是對他有個說明，除非你即刻到地，否則，他們也勢必會把他當作了活老虎來打——

而現在，他果然步入了危險。他不禁產生了一種自傷之感。唉，爲什麼？死！人又有誰能免得了一死！我死在前，他們，又有誰能不死了……

精神微疏，這股陰毒立即有破圍而出之勢……

突然，他眼前出現了阿龍的娘！那慈祥親切的笑！

還有，龍嫂胸口的血槍！

一張又一張的面孔，在他眼前出現，但是，每一個眼神是冷、冷得可怕……

阿龍哥在叫……我寧可死……我決不害你……

爲什麼……爲什麼？

他們要他活下去！爲民除害！而這些惡徒，是禽獸，是罔顧天理的魔鬼……

荆天生一聲長笑，他那素不出手的，以退爲進，那後天的萬玄法訣展開……

一道金虹，一朵墨雲向荆天生上下捲到！

是太皓戈與乾坤一絕的雙陽令……這是威震天下的奇門七絕兵刃中的首尾雙靈！今日，在對付那個受了劇毒的荆天生……

遠處傳來一聲馬嘶，而荆天生在一聲長嘯中，聞得兩聲驚叫，而一條灰影，已躍下了酒樓……

## 乾靈神威

雙陽令主人，威震江湖卅年的荆漁父本來已爲荆天生的武功所鎮，荆漁父不得不暗中佩服，這小子果然厲害，而自己，又何必消這混水？六十開外的人，此來不過是見識見識乾靈神功之高低，說實在，好勝之念是有，抱一挫荆天生之威風更盛，但是，他絕對不想混水摸魚，更不希望趁火打劫。

誰說是對了一招？荆漁父是衷心佩服，因爲，他後到，他已發覺段雲雲已用了暗算，令荆天生中了劇毒，他本想一走了之，但是，他却發現一個面目姣俏的婦人，有意無意的阻在他身後，而自己左右，又有兩個比那婦人更年輕的少女，三柄形如丫叉的，烏黑無光的兵刃，在向荆天生遞招……可是，自己却爲荆天生的神掌掌風的所困所束！

三女子是羅刹門下之士。

自己展開了日月五行身法，而三個女的却在他的下邊，曼聲說話：「多謝前輩，果然好功力。」

荆漁父是莫明其妙的，取出了雙陽令，在他的意思是，既然這三個羅刹，有托

庇自己的掩護之下，再看那荆天生，雖說身中劇毒，但是，這殺法厲害，這功力驚人，更可怕的是：他那陰陽交替的兩儀神炁，實在令在場人，難有幾個人脫得了身，又看見段雲雲，太皓戈出手，他是當仁不讓的，而柄前古神兵：陰陽令已拚全力直打荆天生的中門，與太皓戈來個犄角相應……

那想到面前突有一股極詭異之旋轉力，……荆天生是雙目精光四射，宛如巨靈般的，捲起了萬里罡風狂飈，將雙陽令一絞一翻，如果不是荆漁父功力精湛神功，驚人的話，怕不爲這股神力絞脫了兵刃。可是，段雲雲却已受了重傷，當荆生飛身躍樓之時，他是明明看到了段雲雲的咀角有血……

又是一股無形勁力，將荆漁父牽引了過去，原來，那三個羅刹，不知怎樣一來，連使荆天生迴掌發招，而一股乾靈天元引引抖出，三女身形一圍一轉，好，荆漁父立即變成了首當其衝……

荆漁父到底是老江湖，他立即發現，這三女是有意的賣招賺招，而逼自己往荆天生的死圈中闖……自己實在也不明白，那會在荆天生面前，變得如此的沒用，一招落敗，不去說他，還落得如此狼狽。

自己反正被逼而下，雙陽令中的盤古開天訣，一招「勘破鴻濛」，再變爲「立剖兩儀」，這一套輕易不使的前古神招挾了無比之勁風，更聞異聲似潮的，向垂斃的荆天生捲到……荆漁父是抱必勝之雄心……

那想到眼前灰影一掠，一聲馬嘶，而

「姑娘！姑娘！」荆漁父在開口，這一叫，驚醒了姑娘，淚眼模糊，變成了清晰，她看清了荆漁父的面容，她淒然一聲苦笑，笑得令人心碎！

「老前輩，你何必……多費手脚！」

「別以爲我是個老魔頭，我沒半點人性，唉，老頭子心高氣傲是不錯，老頭子意氣用事更不錯，但是，老頭子一生光明磊落！唉，姑娘，其實，憑你功力，根本不必運用六戊潛光，太陰真炁的啊，神脈訣是可以助我自通……而你……」

「我……想死！」

「啊，爲什麼？爲什麼？」

「我想，我死了，我的困難也可解決了……殺人，唉，老前輩，如果有人命令你……」

「誰敢命令我？……呃……唉，姑娘，你，你或者可以命令我，真，只有你一人……」

「好吧，反正，我是不會，也不能殺自己最心愛的人……而你！老前輩，我就命令你，殺……」

「殺誰？」

「荆天生？」

「啊！我……」

老人是個閱歷豐富的人，推事析理，別具能耐。

他已看出、聽出來，這姑娘對荆天生有着極大的關連。而且，她口中所說的，最心愛者，分明就是荆天生。可是，她捨不得，也不能親手殺他，却叫我去殺，慢說自己根本鬥不過荆天生，就算是鬥得過他，我，又怎能做這樣個兇手？還有，她

得覓地藏身，他却遇見了一個青衣少女，面容不算美，並且冷得可怕。她找到了老人，她詢問着酒樓之戰，她冷冷的一笑，將老人帶到了此地。

老人希望少女助其復功，事實上，荆漁父是內力受挫，真氣須由外面倒灌入內，有功力的人，就可助其完成倒灌之法，自己練，那麼，非但會備受折磨，並且，大有危險，一個不巧，走火入魔，甚至爲自己內火，燒成了個枯軀也說不定……

少女却對老人冷冷地說道：「如果不是我師門別有嚴訓，那麼，你早已死在我手下，唉，我真不明白，你們是人不是？你們有人心沒有，一個爲貧民奔走，不圖功，不圖利，自己吃的是粗糧乾饅頭，但是，他只求天下窮人，有口飯吃……難道，這也碍了你們的事，你們這批自命爲江湖英俠的，千方百計，想殺他，害他，人多欺人少，不去說他，用計，用陰謀……更逼窮人行刺……到後來，更用毒……你們到底是因什麼？你說，我憑什麼不恨死你們，你說，我憑什麼來解救你……」

少女的話，由荆漁父一字不易的講了出來，姑娘在聽，她不自禁的流下了淚，她那帶有病態的臉上，越形蒼白，突然，她疾伸雙指，好快的手法，也是好快的步法，還有……這身法之美，之輕，之靈，簡直到了駭人之地步，姑娘雖說帶有病態，可是，現在，宛如仙女凌空，又如雷電交馳……

而荆漁父是面色大變，此女非但是會家，更是你不可多得之人才啊……

「神脈訣！」

第二天，他發覺自己幾乎毀了功，他

一股兇天抬地的勁風捲到，荆漁父只覺得一股無形之束力，將其雙陽令狠狠束住！一凜之下，強連神功，以圖掙扎，苦也，面前突的一空，荆漁父如斯人才，竟然也會陷入了以進爲退，又再以退爲進的大陰陽，乾靈絕滅圈中。

荆漁父發覺不妙，還想來個背拱，以求突圍，可是，後邊有三股勁風，逼住了老人，荆漁父心中明白，是那三個惡婦時，他一聲長笑，雙令在其盤古開天神訣之指引下，雙令就如兩股蒼霞，跟隨了荆天生的乾靈勁，上下交舞，疾馳而出……

可是，他自己因雙令脫手，藩籬已撤，而乾靈立如大海怒潮般，向其壓到，就算他盤身背翻，以卸來勁，却已是受傷不輕，更可悲的是，荆天生是情急拚命，這股狂飈般的壓力，竟然將荆漁父的護身功蒸壓破。

一聲聲慘叫中，一聲極洪烈的馬嘶，再聞得一片急驟的蹄聲，由近而遠，由遠而消失在遠處……

看清楚了地下有不少死尸，而雙陽令不知怎樣的，在他面前……靜靜的躺在地上，不過，沾滿了人血，荆漁父是冷冷一笑，他還想拾回自己的雙令，對不起，一條白影，極快的，奪了雙令，一聲嬌笑聲中，走了……

荆漁父看清了，向幸自己最後脫手的雙令，助了荆天生奪圍而去，可也代自己擋了不少兇煞，至少，這一場血戰，連段雲雲在內，誰也爲雙令所震，而元氣大傷，否則，自己恐怕陷於更可怖之境地中。

為什麼要殺荆天生……

移情別戀，或者……

什麼道理也不必想，反正，這件事得用些心思！而第一個要點，姑娘必須活下去，活得高興與否！

對，荆漁父算是打定了主意。

「孩子，」荆漁父招呼着客棧中的孩子，可是，那孩子却用充滿了怨毒的眼光看着老人，還有姑娘！

老人十分明白，孩子是代荆天生抱不平。唉，老人不禁長嘆一聲：「荆天生，老頭子服了你！」

姑娘已立起了身，走着緩慢的路，她看了看老人，淒涼地笑了笑：「你我後會有期！」

「且慢，姑娘，你想走！」

「不走，唉，看來，也難得有好面色看……」

「這話倒是不錯。」老人邊說邊看了看那孩子，大孩子是理也不理他們……突然，大孩子喜叫了一聲：「姊姊，快來。恩公姊姊快來……」

來了個青衣少女，面色蒼白，面有痕淚，一走進那個破屋，一見老人，她不禁面色大變，大孩子在介紹：「姊姊，你說她是好人，不，她是個大壞人！是她殺了那個老魔頭，還叫老魔頭殺恩公！」

「涂家姊姊，你，你真的想殺荆大哥麼？」

姑娘聽少女直呼己姓，心中已是一凜，再一看少女的面色，由蒼白轉為微紅，分明，她的心中是萬分激動！

「你！是誰！」

「我，一個江湖末流而已，決無家世之可誇，更無門戶之可示，寂寂無聞，落落寡合的女子……就想想說，也說不出個名目來……請姊姊恕罪……」

「是我失禮了！姊姊！你罵得好！唉，說什麼武林世家，說什麼師門聲譽，常言道空器發大聲，又道是盛名多虛士……姊姊，你罵得好？」

那少女聽涂姑娘如此的痛責自己，可有些不好意思了。可是，她依然有種戒備，因為，她想到荆天生，還有荆漁父功力已復，而荆天生却是……她不禁又是一陣心痛。她看了兩人一眼，拉了孩子想走。

「姊姊，你我就不能多談片刻？」

「你我異志不可同流，告辭了？」

「且慢！」涂姑娘才說了一聲，而一條人影掠過，眼前一花，只見荆漁父已阻住了那少女！

「唉，不錯，我是忘了你，你是我的對頭！而今，你是有足夠的能力對付我！可是，我……捨命陪君子……」

語聲中，刷的一聲，一柄微泛青虹的長劍出了手。立個門戶，一手引訣，而一劍微貼鼻端，正是華山劍法中的起手招：「一問天式」。

華山派在廿年前，已算是門徒星散，倒了字號。而今，華山派的劍法又現江湖，而少女的劍尖向天，眼神貫注對頭！涂姑娘乃是江湖大行家，已看出這一式「問天式」其中大有經緯在。

「你是華山那個門下，費天玄，芮天女，蕭天瑛……」荆漁父在問，他提出的乃是華山上二輩的名宿，可惜，少女是不

言不動的，瞪視着老人。

荆漁父不禁長嘆一聲道：「姑娘啊！你這一招，雖然有十三式『繁花雨落』，殺手劍招，但是，你立步不穩，劍尖不勻，華山劍招所重的是尺寸，一絲一毫不能有失……一失毫厘，就會謬之千里，而也是說，功效會大打折扣……這一招，你傷不了我……」

少女是氣得抖戰！而劍尖依然向天。可就不收不發，只是眼淚已慢慢的流了下來！半晌，她是顫聲問道：「你們……意欲何為？」語聲未畢，少女之劍芒突動。而老人一聲清叱，而雙指一彈，少女已萎癱在地了。

## 大悲大怨

長劍青虹抖起，老人是步法一動，好快身法，人已移近少女，手一抬，長劍被收。少女是冷冷一笑道：「殺吧！」頸一伸！雙眼一閉！面色突轉寧靜。

本來，少女的容貌不算美，可是，現在，涂姑娘眼中突的發覺，少女是如此的英挺，如此的動人。

荆漁父是長嘆一聲道：「我難道真的是個不通人情的老魔頭？姑娘！你為什麼只是想到死……」

「藝不如人，就該死！」

「我幾時與你比武了？我只是提醒你！唉，你先是想自殺，老頭子怕你死得糊塗，也死得冤枉，我才用移形玄指……將你推跌，收劍！我如要你命！我又何必多此一舉？」

「哈哈！」少女是一聲長笑！然後，冷冷的說道：「何必多費心機？」

「我對你用心機，用什麼心機？為什麼要對你用心機？」

「為了天荆生！」

「啊！」老人可有些糊塗了！

「荆老鬼，實對你說，我不會講，就算你用盡心機，我，只求一死！你們自己去找，可是，我担保你們，永遠難以找到！荆天生並不是一個人，他！有的是親人……你們難道忘了，阿龍哥的一家……」

涂姑娘心中又是一痛。對啊，荆天生有多少人，甘心為他死……她相信，當他們感到他而死時，一定全像那少女所表現的那樣，寧靜，泰然……她的眼淚忍不住了！真的，為什麼那些所謂武林人士，自命英雄俠義的，非得他死！他不圖利，不圖名，他又得了他們些什麼啊？

「娘……為什麼？為什麼？」涂姑娘突然的說話！可是，誰也會聽出來，她的語聲中，充滿了無比的激憤……怨懟……

「姊姊！」涂姑娘突然看了少女一眼道：「走吧！」

「走？你叫我走？你以為我會引領你們到荆天生那裏去……不！我不會，永不……」

「且慢，」荆漁父突的所有感：「荆天生到底有什麼困難？你……唉！傻姑娘，你這是欲蓋彌彰，你這是自己招了供了！啊！」

少女面色大變，她怔怔的看著老人，她不明白的，她那裏會自招口供！可是，荆天生有困難，這老鬼又怎會知道……

「不祥人！」涂素馨突有所悟。自己只不過是個不祥人而已！令方動植活在苦痛中，為什麼？因為他深愛自己，而自己是……水性楊花！

她突然感到自己是個可恥的女人了！當她聽到判官鎮一戰，她眼前依稀看到荆天生那平凡而真誠的面目，敏捷的身手。總之，他簡直似天神，仙靈一般的，發生眩人的光輝！而自己又怎配和他在一起？殺他，哼！憑什麼？自己又怎敢親手毀了這個貧民的親人。窮人的依託……

她想到自殺……

其實，當其離開七里屯，她已有自毀的趨向。她不顧惜自己的身體，她可以跑三天二夜，不眠不休，引使得自己的坐騎幾乎累死！

她可以漫無節制的飲酒！或者，暴飲暴食！

風寒的侵襲，才三五天的工夫，一個以美艷馳名江湖的美女，一下子老了十年，更添上了幾分病，還有，她是一些也不顧惜自己的病體！實在，她是有着慢性自殺的表現。

她不能用自已的手來結束自己的性命。因為，她得為七里屯那些窮人着想。到現在，她還以為自己的母親是在照顧着七里屯。即使龍老太君的出現，她依

世，父母與子女再不是封建社會之禮法，

事實俱在，請教，在這樣一個情景下

一個少女該怎樣辦？老實說，處於近

世，父母與子女再不是封建社會之禮法，

「唉，依荆天生之功力，普天之下，極少有人可以對付的了。袁家堡一戰，判官鎮一會，在顯示了他的功力驚人。不，簡直稱得上可怖，老夫是他手下敗將，就算帶上了她，該死，我到現在，還不知道您的尊姓大名，不過，哼，即使如此，我倆也難阻得這個可怖的對手，可是，你！推三阻四，以死相挾！嗨！如果，不是有難言之隱，你還不將我倆，引向閻王殿……」

少女是恍然大悟。她幾乎笑出聲來了，自己！果然是欲蓋彌彰了啊！

「老魔頭！好！」遠處傳來一聲極森厲的老婦語聲。

涂姑娘是面色慘變。

「馨兒，你該明白，該如何進行。那些窮人是不服硬，可服軟。你自己報名，你說是他朋友，即使他不來引你見他，也會通訊與他，令他與你見面，馨兒，我所求的，就此一事而已。」

涂姑娘想叫住那老婦，並且，希望她能出來與她見面詳談，可惜，聲音從遠處來，又消失在遠處，她追步而出，四外靜悄悄，無人跡之可查，她冷冷的，看着遠處，而心中却在說：「我該怎辦？為什麼？你們這樣的狠心，涂家以俠名播天下，可是，却幹這種喪天害理之事。並且，比無形姥母更狠，更陰，利用我，借朋友之名，而行賣友之事！你……還是我親生的娘！而我……該怎辦？」

一個少女該怎樣辦？老實說，處於近世，父母與子女再不是封建社會之禮法，

教條可以管制。而以前，中國是深為倫常之說所束縛。一直來，封建皇朝所揭櫫的是：「以孝治天下。」而孝是逼令子女無條件的服從父母，稍有違犯，是為不孝，而不孝者，就得不齒於人類。

涂素馨是被困死在個「孝」字的死胡同中。她徬徨，她苦惱，可是，她無法擺脫……

突然，她是看了荆漁父一眼，心中突的閃過一個念頭，她十分安寧地，走近了老人，沉着地問道：「老前輩，你說過的話，算不算數？」

「一個突如其來的問話，令老人有了陣迷糊之感。當然也沒時間去推探她的用意，下意識，也可算是本能的，回了一句：『那能說了不算？』」

「多謝你！」

「謝什麼？」

「你說過誰也不可命令你，只有我，或者可以命令你，對不對？」

「這——」老人已發覺不太對勁了。

「現在，我只命令你一次！」

「別！」老人想阻止涂姑娘的話頭。『聽我說完！老前輩，你是個不懂不畏之前輩，你不至於怕結仇於涂家！我只求你，不，命令你，殺了我！』說到此言，她是身形一長，雙指疾點荆漁父！

涂素馨的出手是拚全力，她是逼使老人出手還招，她算得十分明白，老人的出手勢必是狠、疾、硬、勁，因為，想阻格自己全力的進招，非得如此不可，而老人一出手，自己就可自闔死圈……

但是，涂素馨，你錯了，荆漁父也是









## 恐怖武俠小說

妖

魂

黃鷹·文  
盧令·圖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輕侯和老僕人楚安於黑夜中隨着小舟飄流到一座小島上，他們見前面有兩點燈光，就隨燈光的方向前行，遂見一妖嬈女子現在眼前，說是她家侯爺相候已久，楚安聞言，驚異非常，更懷疑是否見到鬼，楚輕侯却顯得很鎮定，兩人跟隨女子來到一個極之華麗的大堂內，一位相貌英俊的錦衣青年前來相迎，楚輕侯發覺主人穿著五六十年前的裝束，自稱為錦衣侯，雙方交談中，錦衣侯頻頻詢問中原武林近況，同時也道出他是因為在中原鋒芒太露而被流放到此小島來的。席終，便命香奴，月奴二婢招呼楚輕侯主僕往寢室去……

## 是人還是鬼

## 墓碑露玄秘

## 青睞

給釘住了一樣。

精緻的小樓，月光下就像是用白玉雕刻出來，樓內與樓外同樣精緻，且華麗。

被枕顯然是全新的，散發著一種難以言喻的香味，那種香味與香奴身上散發出來的似乎完全是一樣。

楚輕侯不由自主的生出了一種香奴就臥在他身旁的感覺。

香奴在替他整理好寢具之後，便已隨月奴離開，她們姊妹舉手投足都是那麼的美妙，帶著些酒意看來，更覺得可愛。

楚安幾乎已忘記了他們沒有影子這回事，一直到目送她們離開，目光無意落在地上，才又省起，他本想跟出去，順道回他自己的房間，一省起這回事，雙腳就像

楚輕侯一笑。「你打的是什麼主意我明白。」

楚安苦笑，倒退到楚輕侯床前。「老奴本來已忘記了你們的沒有影子。」

「這樣說，你還很清醒。」

「方才若不是公子叫住，老奴只怕早就已醉倒。」楚安一紙嘴唇，「那真的是少有的陳年佳釀。」

「不錯。」楚輕侯雙手反抱著後腦，仰望著帳頂，陷入沉思中。楚安接問：「

公子，以你看，他們到底是什麼人？」

楚輕侯沒有回答，楚安一想又問：「這其中會不會有什麼陰謀詭計？」

「別再胡思亂想了。」楚輕侯目光一轉。「好好睡一覺，那麼即使有什麼事情發生，我們都不致沒有精神應付。」

「這也是。」楚安抓了抓腦袋。「前面廳子裏有一張軟榻，老奴就睡那兒。」

楚輕侯一軒眉。「有什麼事情，大聲呼叫就是。」

「老奴會的了。」楚安走過去掀起珠簾，探頭望一眼，才走出房間。房間外那個小廳子靜悄悄的沒有人，影牆案子上，一盞紗燈散發著慘白色的光芒。

楚安並沒有將紗燈吹滅，躡著腳步來到東牆下那張軟榻前，伸了一個懶腰，往榻上就倒，他實在已非常疲倦，在榻上再打了一個滾，睡意最少又增了三分，却就在這時，他突然聽到廊外有人說話。

「姊姊，你說怎麼樣？」是香奴的聲音。

「侯爺可沒有吩咐下來。」是月奴。

「也許忘記了。」

「我看侯爺是一定還有事情要請教他們。」

「就是這樣也不要緊，那位楚公子年輕力壯，又是個練武的，少一點兒血，算不了什麼。」

「給你這麼一說，姊姊也心動了。」

「可別忘記，這一次是我的。」

月奴歎了一口氣。「妹妹的運氣就是這樣好。」

「你可以要那個老頭兒。」

「那個老頭兒我可沒有多大興趣。」

「這我看不是興趣問題，只是前一次的還沒有完全受用。」

「少廢話，時間已不多的了。」

香奴的笑聲立時响起來。

這笑聲仍然是那麼動聽，但楚安聽來却毛骨悚然，他却聽不懂這姊妹兩人的說話。

笑聲未已，珠簾無聲分開，香奴無聲的飄進來。

燈光即時暗下去，慘白的燈光彷彿變成了淡碧色，香奴的臉龐亦變得有如碧玉，嘴唇却反而更紅。

燈光接而迷濛了起來，廳子裏竟似有煙霧在瀰漫，淡薄的煙霧，森寒的煙霧。

楚安想站起身子，將香奴截下，可是儘管想，不能够移動，連一根手指也不能够，混身的血液那邪那邪已凝結，混身的氣力亦彷彿完全消失。

他本來裝作已經入睡，單著一隻眼睛瞄著香奴，現在他所能做到的也只是這樣。

香奴似乎已發覺，忽然轉首向楚安一笑。

銷魂蝕骨的一笑，就連楚安這樣的老，亦不由心蕩神搖。那邪那，他簡直已經忘記恐懼，却只是剎那，一種更強烈的恐懼又猛襲上來。

香奴一笑回頭，掀起了房門掛著的珠簾，走了進去。

——她到底要什麼？

楚安不知道，只知道無論她要什麼，都不會對楚輕侯有利，恐懼的感覺更強









龍乘風·文圖  
盧令·圖

俠義中篇故事

## 七龍傳 (一)



## 血濺日觀峯

## 伏屍小湖畔

劍無名人也無名

(一)

穹蒼朦朧，夜色將盡。

蘇東坡詩云：「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此地雖非瓊樓玉宇，却是人間高處。

泰山日觀峯高接天雲，自是人間極高之地。

風寒，人影蕭瑟。

峯上有人，孤寂一人。

他衣裳單薄，除了掌中一劍，似已身無長物。

劍鞘殘舊，劍鏢上的青銅也已變却顏色。

看來這把不會是好劍，就和它的主人般落拓。

劍無名，人在江湖也無名。

除了他的幾個朋友之外，江湖上根本就沒有人聽過他的名字。

他還年青，才二十出頭。

無名之人，當然不會受人所重視。

他不甘寂寞。

他必須闖出自己的一番事業，讓天下間每一個人都知道他的名字。

劍不能無主。

人不能無名。

東方天際，已露一綫微白晨曦。

人呢？

，江湖上的人都不會知道，更不會有人說你以大欺小，對付一個無名小卒。」

「你看來並不愚蠢，」錦衣人笑了，他的笑容就像是一頭殘酷的獅子，「可惜我已無法可以容納你活在世上，否則我一定會收你為徒。」

少年臉罩寒霜，沉默了很久才說出了兩個字：「拔劍！」

錦衣人仍然站着，毫無動靜。

「謝某劍下，從來不殺無名之人。」

「我姓衛。」

「這一點謝某早已知道，但你的名字呢？」

「衛翔鶴。」少年已把劍亮出。

他冷冷一笑，又道：「謝雲樓，你現在已滿意了罷？」

錦衣人沉着臉，終於也拔劍。

(二)

陽光燦爛，兩把劍的劍鋒都發生了令人心悸的光芒。

決戰是一件悲壯的事。

在戰士的眼中看來，公平的決戰非但悲壯，而且神聖，神聖有如處子的初夜。

衛翔鶴現在面對的對手，是天楓坡謝家的主人謝雲樓。

謝雲樓是中原武林中，人人敬重的淮陽劍客，也有人叫他淮陽第一名俠。

他是個很有身份的人。

他似乎不該來到這裏，和一個藉藉無名的無名小卒決戰。

這一戰，謝雲樓敗了固然面目無光，就算是贏了，也絕不見得是一件很光采的事。

他將來是否也會像這一綫微弱的晨曦，漸漸在天地間發出更燦爛的光芒？

(三)

天色漸更亮，只見絢爛壯麗的雲彩，圍繞在羣峯之上。

羣峯雖然高聳入雲，但在日觀峯上，羣峯、彩雲却俱在足下。

驀地，旭日在彩雲間浮現出細小的一角。

天際萬道金光立時迸射，寫着已化作金黃色的世界。

旭日更高升。

它從雲海裏緩緩地浮出，這正是自古以來，一直最令入嚮往的「泰山日出見雲海」奇景。

面對着這一幕波瀾壯闊的奇景，薄衣少年不禁看的出神。

直到他身後出現了一個錦衣中年人，他還是沒有改變站立的姿勢。

他似已渾然忘我。

錦衣人的眼睛清澈而冷酷，一直目不轉睛的凝視着少年。

一輪旭日，終於有如一箇渾圓的大火球躍出雲海，陽光之下，燭目盡是變化萬千的瑰麗圖畫，倘非親自置身於此，又有誰能想像到世間上竟有此等奇景？

兩人的姿勢還是沒有改變。

只是錦衣人的嘴角，已開始流露出一種充滿肅殺意味的微笑。

「我來了。」他終於首先開口。

但他來了。

對於一個知道自己秘密的人，他怎能輕易放過？

劍鋒相對，陣陣殺氣，似乎連羣峯外的雲彩都已變了顏色。

此刻若有別的武林中人觀看，他們都必會認為這是強弱懸殊的一戰。

謝雲樓當然是充滿信心的。

難得的是，衛翔鶴居然也是氣定神閒，在沒有動手之前，連謝雲樓都看不出他有甚麼破綻。

高手比劍，並不一定要在動手之後，才能察覺到對方的破綻與弱點。

謝雲樓曾經不止一次，在雙方還沒有交手之前，就已經看出了對方的破綻在那裏。

每當遇上這種情況的時候，謝雲樓往往只發出一劍。

因為他只消一劍就已足夠把對方完全摧毀。

但眼前的衛翔鶴，沒有破綻。

最少，在正式動手之前完全沒有。

雖然如此，謝雲樓仍然有把握，可以一劍就把衛翔鶴整個個人摧毀。

那是絕對的把握。

這一次，衛翔鶴必死無疑！

(四)

晨光下，兩人仍在對峙。

謝雲樓右手持劍，一雙眼睛如同利刃般，幾乎可以穿過衛翔鶴的心臟。

衛翔鶴一直都是那麼鎮定。

少年一笑，依然背向着他。『在今天之前，謝大俠可曾到過此處？』

錦衣人點頭。『六年前，謝某曾三度登上此峯，可惜俱遇上惡劣天氣，不是滂沱大雨，就是雲霧蔽日。』

少年淡淡道：『的確可惜。』

錦衣人默然片刻，道：『今早總算是個好天氣，泰山日出奇景果然值得令人嚮往，沒有讓我失望。』

少年忽然輕嘆一聲，道：『淮陽謝家九九八十一式天雷神劍，却是令人失望的很。』

錦衣人額上的青筋似是微微凸起，他冷笑道：『還沒有動手，你已知謝某的劍法不行？』

少年搖頭。『在下雖然不是個很謙遜的人，但也決不會狂妄自大。』

『那麼剛才你的說話是甚麼意思？』

少年嘆道：『自從一百二十五年前，蜀東怪叟曾天雷把天雷神劍贈給淮陽謝家，百餘年來，這九九八十一式天雷神劍都是江湖敗類、不忠不義之徒的剋星，直到令尊那一代為止，還是沒有錯殺過一個好人。』

錦衣人冷冷道：『謝家的劍，本來就是正義之劍。』

少年突然轉身，目光如電般向錦衣人的臉龐廝射。『但這九九八十一式劍法傳到你的手裏，已因你而蒙上了不可洗脫的恥辱。』

錦衣人沉着臉，冷冷道：『你還年輕，容易誤信人言，我不怪你，但有兩件事，你是錯了。』

少年一笑，依然背向着他。『在今天之前，謝大俠可曾到過此處？』

錦衣人點頭。『六年前，謝某曾三度登上此峯，可惜俱遇上惡劣天氣，不是滂沱大雨，就是雲霧蔽日。』

少年淡淡道：『的確可惜。』

錦衣人默然片刻，道：『今早總算是個好天氣，泰山日出奇景果然值得令人嚮往，沒有讓我失望。』

少年忽然輕嘆一聲，道：『淮陽謝家九九八十一式天雷神劍，却是令人失望的很。』

錦衣人額上的青筋似是微微凸起，他冷笑道：『還沒有動手，你已知謝某的劍法不行？』

少年搖頭。『在下雖然不是個很謙遜的人，但也決不會狂妄自大。』

『那麼剛才你的說話是甚麼意思？』

少年嘆道：『自從一百二十五年前，蜀東怪叟曾天雷把天雷神劍贈給淮陽謝家，百餘年來，這九九八十一式天雷神劍都是江湖敗類、不忠不義之徒的剋星，直到令尊那一代為止，還是沒有錯殺過一個好人。』

錦衣人冷冷道：『謝家的劍，本來就是正義之劍。』

少年突然轉身，目光如電般向錦衣人的臉龐廝射。『但這九九八十一式劍法傳到你的手裏，已因你而蒙上了不可洗脫的恥辱。』

錦衣人沉着臉，冷冷道：『你還年輕，容易誤信人言，我不怪你，但有兩件事，你是錯了。』

少年一笑，依然背向着他。『在今天之前，謝大俠可曾到過此處？』

錦衣人點頭。『六年前，謝某曾三度登上此峯，可惜俱遇上惡劣天氣，不是滂沱大雨，就是雲霧蔽日。』

少年淡淡道：『的確可惜。』

錦衣人默然片刻，道：『今早總算是個好天氣，泰山日出奇景果然值得令人嚮往，沒有讓我失望。』

少年忽然輕嘆一聲，道：『淮陽謝家九九八十一式天雷神劍，却是令人失望的很。』

錦衣人額上的青筋似是微微凸起，他冷笑道：『還沒有動手，你已知謝某的劍法不行？』

少年搖頭。『在下雖然不是個很謙遜的人，但也決不會狂妄自大。』

『那麼剛才你的說話是甚麼意思？』

少年嘆道：『自從一百二十五年前，蜀東怪叟曾天雷把天雷神劍贈給淮陽謝家，百餘年來，這九九八十一式天雷神劍都是江湖敗類、不忠不義之徒的剋星，直到令尊那一代為止，還是沒有錯殺過一個好人。』

錦衣人冷冷道：『謝家的劍，本來就是正義之劍。』

少年突然轉身，目光如電般向錦衣人的臉龐廝射。『但這九九八十一式劍法傳到你的手裏，已因你而蒙上了不可洗脫的恥辱。』

錦衣人沉着臉，冷冷道：『你還年輕，容易誤信人言，我不怪你，但有兩件事，你是錯了。』

少年一笑，依然背向着他。『在今天之前，謝大俠可曾到過此處？』

錦衣人點頭。『六年前，謝某曾三度登上此峯，可惜俱遇上惡劣天氣，不是滂沱大雨，就是雲霧蔽日。』

少年淡淡道：『的確可惜。』

錦衣人默然片刻，道：『今早總算是個好天氣，泰山日出奇景果然值得令人嚮往，沒有讓我失望。』

少年忽然輕嘆一聲，道：『淮陽謝家九九八十一式天雷神劍，却是令人失望的很。』

錦衣人額上的青筋似是微微凸起，他冷笑道：『還沒有動手，你已知謝某的劍法不行？』

少年搖頭。『在下雖然不是個很謙遜的人，但也決不會狂妄自大。』

『那麼剛才你的說話是甚麼意思？』

少年嘆道：『自從一百二十五年前，蜀東怪叟曾天雷把天雷神劍贈給淮陽謝家，百餘年來，這九九八十一式天雷神劍都是江湖敗類、不忠不義之徒的剋星，直到令尊那一代為止，還是沒有錯殺過一個好人。』





馬行空·文  
盧令·圖

兩月完中篇俠義故事

## 大漠屠龍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高揚和芝兒逃出龍堡之後，被兩名江湖道上的殺手「刀煞」，「千毒手」追殺，這天在桃林中芝兒和高揚正玩得高興，兩名殺手突然施展毒招，情況危急，幸得白衣人適時出現，出手相救，終於把「千毒手」擊斃，「刀煞」也斷腕離去，但高揚也因此受重傷，在白衣人的悉心照顧下，高揚傷癒得快，兩人肝胆相照，高揚陡把龍堡的秘密道出……兩名殺手原來是龍堡請來殺芝兒和高揚的，這次却因白衣人的相救，使殺均失敗了，於是龍頭老大又想出了一條更陰毒的計策來對付高揚和芝兒……

## 命案蔓延起

## 追魂令為記

芝兒吐一口氣道：「大哥不說，小妹也不知，原來做一個殺手，也不簡單，雖然我出身於殺手之堡。」

高揚道：「我卻知道，因為我受過殺手訓練。」

白雲天道：「怪不得你身手如此了得，應變如此快捷。」

高揚苦笑道：「大哥不要笑小弟了，小弟不是差點栽了嗎？要不是大哥……」

白雲天一笑截斷高揚說下去，道：「揚弟，大哥不明白，你既說了要將龍堡毀去，又說要讓龍頭老大他們永無寧日，為何又不採取行動呢？你可將龍堡所在，公諸武林，由武林人去對付龍堡，這不是好嗎？」

高揚道：「大哥，我確有此意，但小弟初在江湖行走，名不見經傳，什麼人也不認識，名門正派，未必信我所說，小弟也沒有資格去找他們，這還是其次，最主要的是，小弟將龍堡公諸武林，他們信了，以龍堡在江湖上的所為，黑白兩道莫不

欲得而毀之，必是羣情激湧，殺到龍堡，不分青紅皂白，殺個雞犬不留，以洩其憤，那就慘了，因為龍堡中有很多是無辜的人，為惡的只是龍頭老大他們，已成殺手的只是他們的工具，還有那些老弱婦孺，雜役粗工，仍在受殺手訓練的無知青年人，他們都是無辜的，小弟不忍眼看他們無辜橫死，這是小弟遲遲不採取行動的主要原因。」

白雲天點頭道：「原來如此，揚弟，你真是仁義胸懷，這確要考慮到，大哥真是慚愧，竟想不及此，聽你一說，我也認為你不宜公諸武林，不然將會成爲一場血腥大屠殺！」

芝兒急道：「那怎辦，以我和揚哥之力，根本無能爲，難道眼看著龍堡繼續殺人，繼續派人來暗殺我們？」

白雲天忙道：「大哥和大哥的朋友一定會幫你們的，放心吧，大哥也早有想將龍堡除去，只苦於追查不到龍堡所在，如今你們既然有此心志，大哥是刀山火海

師！

高揚和芝兒同聲道：「那太好了！」  
芝兒性急道：「那咱們商量一下，立即進行！」  
望一下窗外天色，天邊只剩一抹晚霞，已有暮色，白雲天站起身，笑道：「不要急，有的是時間，揚弟也該休息一下，吃點東西了，我還有事，明天再詳細談吧！」

芝兒挽留道：「大哥，就在這裏吃頓晚飯吧！」

高揚用眼色挽留白雲天。

白雲天拍拍高揚手臂，看一眼芝兒，道：「我實在有點事，明天吧，好嗎？」

高揚無奈地地點點頭。

白雲天高興地笑着道：「這才是好兄弟！」

一面邁步向房外走去。

芝兒隨後相送，出到屋外，白雲天攔道：「小妹，不要送了，進去照顧揚弟吧，大哥明天再來。」

芝兒一禮道：「大哥好走。」

白雲天一抱拳，轉身一躍，消失在院牆外。

看着白雲天消失的身形，芝兒也轉身進內。

高揚在平靜地養傷，江湖上却鬧翻了天，出了幾宗轟動一時的命案。

命案首先發生在金陵。  
金陵龍盤虎踞，代有人材。李自然，號稱「金陵一劍」，就是近百年以來，金陵城中最有名氣，成就最大的一代劍術宗

師！  
李自然劍術世家，生性聰敏好學，二十歲已盡得家傳劍法，二十一歲行走江湖，屢敗高手，博得「金陵一劍」美號，三十歲閉門苦練劍術。九年有成，本天地萬物自然運行生滅之道，創研出一套劍法，共百零八招，這百零八招劍法，深奧如海，迅厲如電閃雷擊，自然如行云流水，的確是別創一格，李自然就以名爲劍法名，將這套劍法名爲「自然劍法」。

這套劍法一成，李自然名頭更盛，不少武林中人，上門欲領教一番，無不十招內被擊敗，讚佩不已，五年前他獨上武當，在解劍岩和武當當時最負盛名的武當七子中的五子一戰，這一戰激烈非常，激鬥五個時辰，武當五子終於敗在李自然的「自然劍法」第九十七招內，敗得口服心服。自然，李自然聲名如日中天，未幾敵手，三年前創立「自然」門，開宗立派，收了十二個資質上乘的年青人爲弟子，人數雖少，也儼然成爲一派宗師。

事實上江湖中人也稱許他爲一代劍術宗師！

不料，就在五天前，這素負盛名的劍術宗師，却死於亂劍之下！

事情是這樣的，那天一大早，他最得意的大弟子許清源，因有急事要請示李自然，急步向院中李自然所住的小軒走去，在小軒外站立着，垂手恭聲喚了聲：「師父！」等了一會，沒有回應，再連喚了兩聲師父，仍然無回應，心道奇怪了，師父就貪睡，也會被我三聲叫喚驚醒，莫不是師父病了，想到這，再提高聲音叫：「師

父！

父！仍然沒有動靜，不由跨步進入軒中，軒內左書房，右臥房，中間是小客廳，許清源很自然走向臥房，在房門口立着，叫了聲「師父」，一點聲息皆無，心一動，輕推門探首朝內看，房內那有師父！床上被褥整齊，一轉身，往書房走去，才到書房門口，一股血腥味撲鼻而來，大驚，已知不妙，一步踏進書房，直如五雷轟頂，刺那呆了，真不敢相信眼前所見的，繼之一聲悲呼，「師父——！」轉身向窗外大叫道：「快來人啊！」一撲在地，想扶起躺在地上，滿身是血的李自然！

院外衆弟子正在練武廳上練習，被許清源那聲大叫驚動了，紛紛跑進院中，往敵軒奔去。

及一見書房中許清源扶抱着滿身是血的李自然，衆弟子皆大驚，一湧而進，紛紛叫道：「師父！」

「師兄，師父怎樣了？」

「師兄，這是怎麼回事？」

許清源抬起頭，狀若痴呆，望了衆師弟一眼，突然撕心裂肺地大叫道：「師父被人殺死了！」目中淚如泉湧。

衆弟子心胆俱裂，一齊撲身向前，淚流滿臉，大叫「師父」不已。

蓋茶時候，大家情緒才平復了點，由許清源抱起已屍身僵硬、傷口凝血的李自然，抱到房中，放在床上。

李自然雙目怒突，張口露齒，一臉忿怒神色，致命傷爲背後一劍，一劍穿心，立死無救！

許清源和衆弟子細一檢視，發現李自然渾身上下，最少有十七八道劍口，顯是

在猝不及防下受到襲擊，一名弟子在書房桌上，看到一塊雕有五龍盤舞的紅木牌，拿給衆師兄弟看，各人因入門才三年，對江湖上事所知不多，都不知是何物，只知這牌必和師父之死有關。

後來拿給在和師父換衣的許清源看，許清源拿在手裏，反復細看，初時也醒不起，細細端詳着木牌上五龍盤舞，當中一龍頭特大，猛然醒起師父曾對自己說過這牌來歷，身軀一震，脫口道：「五龍追魂令！」

衆弟子皆未聽過，聞言追問道：「師兄，何解？」

許清源一咬道：「這就是江湖上盛傳，神祕可怕的殺手之堡——龍堡的殺人標誌，據說，龍堡每殺一人，例必留下一牌。」

二弟子元冲問：「那師父是龍堡殺的了？」

許清源一點頭道：「錯不了，好個龍堡，師兄不報，誓不爲人！」

衆師兄弟皆橫眉豎目，咬牙握拳，憤激填胸。

李自然的死訊一傳開，江湖上莫不震驚萬分，各門派，武林中有名望的人，紛紛去吊唁，及至祭奠完，許清源當眾出示「五龍追魂令」，說出師父爲龍堡殺手亂劍襲殺，衆人無不動容，望着那面「五龍追魂令」，錯不了，很多人以前曾經見過，少林一定禪師一聲：「阿彌陀佛，善哉，善哉。」走前兩步，合什問道：「許施主，這面牌是令師死時發現的？」

許清源含淚點頭道：「師父伏屍在地









神州奇俠故事之四

溫涼玉·文  
盧令·圖

## 英雄好漢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蕭秋水與梁斗，齊公子，曲暮霜，曲振揚、天正大師及龍虎大師等一行七人進入浣花溪劍廬，遍尋岳太夫人不着，便回大廳內歇息，一面共商進退之策。驀然，四周牆上穿了六個掌印大的洞，接着六個侏儒分向四周飛掠而至，此六人乃係朱大天王手下的「六掌」，奉命把少林叛徒血影大師及一本秘笈送還天正大師，要他不要再管蕭秋水的事，讓他們卸下蕭秋水一臂一腿，但梁斗不答允，於是便與「六掌」打起來……

## 正天劍下喪

## 龍虎陣中亡

四個在古道上走着的人

「六殺」他們已二度出手。

掌影漫天，忽然一隻拈花般的手指，

在他們手心輕輕一點。

十二指，十二點，十二隻手掌，都軟了下來。

天正大師臉含微笑，好像沒有動過一般。然而六掌驚愕無比，垂着他們猶在發麻的手，看着天正大師，眼睛比血影還要驚慌。

「拈花指！」有人失聲而呼。

然後六人盡皆變了臉色。

「少林七十二技」中，「拈花指」只是一技，但却是特別的一技。

學「拈花指」的人特別少，不是特別優，就是特別笨——因為學「拈花指」有成就的人，一萬個人，最多只有兩、三個，而且學「拈花指」的人，不得學其他七十一技，否則容易走火入魔而斃。可是當時在少林絕頂聰明、很得長輩賞識年少時的天正卻選擇了「拈花指」。

那時形神大師還在世。形神問：「你為何選擇拈花指？」天正答：「因為我要學它。」形神後來讀賞這少年天質真個智通天地。

——一個人若專心學一樣東西，或做一樣東西，首先要把自己置之於死地，斷了後路，才能專心一致去學，方可望有所成。

——否則，你又想寫詩，又想演戲，既要學武，又要跳舞，搞不好對音樂也有興趣，繪畫也塗幾筆，就永遠難望有所成了。

天正專心一致，精研「拈花指」，果然得了空前未有的成就。

——少林絕學，本來任何一技，都足以訓練出一代高手，急功的人貪多，反而無成，天正大師的「拈花指」，雖只一技，但已貫通天地，存乎一心，形外成內，俱無阻礙，就連學會「少林七十二技」中五、六項的藏經樓高僧木葉大師等，都遠非其敵手。

余殺目中有狡獪的笑意：「怎麼樣？大師是要令師弟的性命，還是蕭秋水的一手一脚。」

蕭秋水大步踏前，道：「不必大為師難，蕭某人一隻手一隻腳，過來剝去便是了！」

余殺一點頭，巫殺掠近，一反手，拔出一柄金光閃閃的刀，就要動手，曲暮霜不覺驚呼一聲，蕭秋水却連眼睛都不眨一下，巫殺癡笑道：「你不怕死？」

蕭秋水道：「怕。」

巫殺道：「既怕，為何不逃？」

蕭秋水冷然道：「我怕，但是不逃。」

他斷然道：「何必逃？」

巫殺大笑道：「好小子，你有種，不過有種也得死！」說着挺刀便刺。

余殺忽道：「不可殺。」

巫殺奇道：「為什麼？」他一面說着，一面回首。

他發現一個可怕的事實。

苗殺、蘇殺都倒下去了，余殺退在一旁，臉都白了，龔殺、敖殺兩個人都傻住了。

木蝶大師正慢慢起身，天正大師正好解開他的穴道。巫殺怔怔地看着天正，不敢相信天下有武功那末高的人！

「回去跟天王說，」天正和緩地道：「就說這事我天正管定了，找我就好。」然後又注目向木蝶，一臉關懷之色，問：「可好？」

木蝶倦意地合什道：「謝謝大師兄出手相救。」

天正笑道：「何必言謝。」

的，終回少林。」

余殺嘿聲笑道：「那麼內外家拳的融合，大師拱手讓於武當了……」

天正大笑道：「天王研得內外武功心法融合之秘，是當大喜，唯我佛中人，能恆寂天地，覺知一心，生死永棄，無相無明，才是登法門之徑。」

余殺為之膛然。苗殺叱道：「你這老僧，三個禮物，也換不到蕭秋水的一隻腳麼——」

天正含笑道：「死物如何能換生物之理？一個活生生的人，來換這些罪孽，真是不值啊。」

六煞等無言。余殺忽道：「天王臨行前又交代我說，如天正不肯，說不願將有生命之人換無生命之物，則可以給他看一件東西——」

天正白眉一展，道：「哦？」

余殺乾笑道：「大師既然如此執迷，在下也只好被逼如此了。」

說着一拍手。

敖殺和龔殺又倒飛而出。

再掠進來時提了一個入。

又是一個和尚。

這會天正的臉色也有些變了。

那巨大的龍虎大師，眉鬚俱豎，滿臉漲紅。

× × ×

被抓進來的和尚全身形同枯木，但一雙眼睛，却炯炯有神。

可惜，他也被點了穴道，絲毫動彈不得！

龔殺反手扣住了這和尚，敖殺拔刀。

余殺恢復得最快，他雖仍垂着雙臂，但仍能笑語。

「天王說過，若天正大師、太禪真人在，則不可力敵，這句話沒有錯，」余殺笑說：「大師好指力。」

天正笑道：「承讓。」就沒有再多說了。

余殺接着說：「不過，在下仍有事情要請教大師。」

天正道：「請說。」

余殺道：「大師是方外高僧，為何要管這俗世事，好叫晚生大惑不解？」

天正笑道：「若有人叫你斬一條臂膀給他，你也不肯，他怎肯？」

余殺說：「可是那臂膀不是大師的，而是他的，這跟大師無關。」

天正道：「阿彌陀佛，誰說無關。天下蒼生，都本我佛善念，自珍當惜。」

余殺道：「所以祈他一條臂膀，就等於祈大師的了？」

天正笑一笑道：「則寧可施主祈老衲的。」

余殺嘆道：「那天王之禮，大師都不要了？」

天正又笑道：「既非老衲的，要來作甚？」

余殺道：「血影大師是叛徒，少林不要處置了？」

天正合什道：「這種人天理不容，毋須拿別人胳膊來換。」

余殺又道：「梵經神會，原屬少林，大師不要了？」

天正道：「葉歸根，塵歸土，是少林









東方四女俠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 謎中謎

##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天堂島上，陳秀蓮、李昆等人，爲了對付亞青聯盟組織的武裝突襲，各自緊張地準備戰鬥，最後，陳秀蓮等人贏了這場戰，而對方也死去一百人左右，但這也是無可避免的，因這一百名匪徒非法攜帶武器，強行進入天堂島，而被預設在海邊的高壓電所打擊，這也是罪有應得，戰鬥結束後，當彼得陳、胡亞麗，以及羅拔楊夫婦來到戰鬥現場，目睹那慘景，不由一怔，但他也不得不承認，亞青聯盟組織經此一役後，損失慘重，而彼得陳也放棄了對天堂島的侵佔企圖……

## 預設陷阱

彼得陳道：「我回去之後，會把我的意見告訴他們，當然也會把經過的情形告訴他們，要他們考慮，不過他們是否會接受我的意見，那就不能担保了。」

陳秀蓮又道：「如果亞青組織授權給你，要你再籌劃一下行動呢？」

「這我一定拒絕。」

陳秀蓮道：「好！陳先生，我只要聽你這句話，也就是說希望在下一次回合中，不會再遇見你。因爲我認爲你不但是一個聰明的人，也是個明理的人，你一定會作理智的選擇，如果你的理智不夠作一個聰明的判斷，再來動天堂島的腦筋時，我就會對你這麼客氣了。」

彼得陳點頭道：「我知道，陳小姐，妳放心好了。在組織中，我的地位不是最高的，因此無法作決定性的保證，但是我至少擁有權拒絕做什麼，所以我現在只能答應妳這一點，就是我不再參與天堂島的任何行動了。」

陳秀蓮的目光轉到羅拔楊夫婦與胡亞麗的身上。

## 公海誘敵

「這幾位呢？」

彼得陳道：「他們都是我籌劃組中的人員，因此我也可以保證他們的行動跟我一致。」

陳秀蓮點頭道：「很好，我立刻送各位回香港，很抱歉，這次讓各位受了很大的委屈，希望下一次我們能在較爲友好的情況下見面，我會真正盡到主人之誼，招待各位到天堂島來，度一次真正的假期的。」

彼得陳笑道：「謝謝妳的盛情，恐怕我們付不起這筆昂貴的費用。」

陳秀蓮笑道：「我既然說招待，當然是免費的。」

彼得陳搖頭道：「那我們更不敢接受了，如果給組織知道了，以爲我們跟妳有了勾結，故意出賣消息，那麻煩就更多了。」

「各位現在回去，不會有麻煩嗎？」

「解釋起來，總要費點口舌，所幸有事實爲證，大概還沒有多少關係，最有力的證明是行動組的全軍覆沒，而且他們的是乘高速汽墊船，人落到了水裏，在高壓電打擊下，所以才死得這麼多。聽起來雖是過份，可是如果沒能攔住他們，那後果就更糟了。」

「一百名左右，都被我們判處了死刑，送上電椅。」

「我的天，一百名左右，這不是開玩笑吧！」

「當然不是，這一百名匪徒是企圖非法攜帶武器，強行進入天堂島，被大姐以暴行的罪名判處了死刑，而且已經執行完畢。」

「什麼！妳是說，那一百個人已經死了？」

「豈只死了，連屍首都餿了魚了。」

朱麗和馬佳琪的臉都嚇白了，她們並不是胆小，也不是沒經歷過殺人的場面，只是一下子就殺死了百十人左右，那聽起來太嚇人了。

陳秀蓮笑道：「魯慧絲，妳別把牠們嚇住了，還是把事實及經過的情形告訴她們吧！」

魯慧絲笑着把情形說了，這段故事也祇有她說得最精彩，因爲她是所有女孩子中間殺性最重的，而且不把殺戮看成回事，所以敘述時眉飛色舞。

可是聽的人却沒這份豪情，馬佳琪連連在胸前畫着十字，口中却唸着阿彌陀佛！

這是她一緊張起來的習慣，她的父親是正宗的天主教，母親却是虔誠的佛教徒，她自己本人則那一種都不信，那一種都信。

朱麗究竟比較冷靜地道：「這的確是太殘忍了一點，不過也是無可奈何，因爲那種裝備是無法試驗的，如果對方是用別的船隻進來，最多被困住而已，他們偏偏

計劃並沒有通過我的同意，所以我還有足夠的理由，減輕這次失敗的責任。」

陳秀蓮笑了笑，不再說什麼了。

一個星期後，女神號遊艇回航到了香港的外海，朱麗早就接到通知，另外雇了一條船在等候着，把垂頭喪氣的一批人送到了那條船上，然後才直駛香港。來到東方偵探社的寫字樓中，馬佳琪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蟥。

看見了陳秀蓮之後，她情不自禁地投入了陳秀蓮的懷抱，臉上掛着眼淚，哽咽着道：「大姊！妳可回來了，如果妳再沒消息，我跟二姊就準備上天堂島去找妳去了。」

「妳們去幹什麼？如果我們辦不了，加上妳們兩個人，也不會使事情有所改變的。」

「那不管，至少我們可以陪着妳共同患難，這是我們女神俱樂部在創設時立下的誓言。」

朱麗笑道：「妳們走的第二天，老四就要跟着去了，我攔阻她，她還罵我不够義氣，貪生怕死。」

馬佳琪有點不好意思，但是含淚強辯道：「妳本來就是嘛，阻攔我不去，妳還有理由，可是妳整天還不是像沒事人似的，一點都不焦急。」

「急有什麼用，何況我的確不急，我相信大姊一定可以把事情擺平了回來。」

「可是當時妳並沒有這樣說，妳只是說大姊沒有危險，最多把天堂島交給他們，妳也並不在乎這個島。」

陳秀蓮道：「那也沒錯，我的確不在乎這個島，我甚至於很後悔贏了胡可爲，把天堂島弄了過來，平添了無數的麻煩；只要有人要，我願意無條件地送出去。」

馬佳琪道：「可我知道妳絕不會把天堂島送給那個彼得陳的，妳一定會想法子扳回劣勢，爭取主動，所以我才着急。」

朱麗笑道：「妳對大姐缺乏信心！」

馬佳琪不服氣地道：「妳有信心，那妳昨天爲什麼也急着去找船，還叫劉嫂把武器準備好，想偷偷去支援？要不是剛好大姊的電訊來到，妳不是已經出發了，還想瞞着我。」

陳秀蓮道：「真的嗎？朱麗，老四衝動還可以原諒，她畢竟是個小孩子，而且她本來就是那個性子，妳却不應該那樣糊塗的！」

朱麗也有點不好意思地道：「我只是想去看，妳說過了那兒就拍電訊來的，結果一等十天都沒有半點消息，我當然要着急，妳已經經過了三天的預定期了。」

陳秀蓮道：「我不是不告訴妳們，而是怕被別人截收到電訊後，引起許多騷動，這時我們在島上的遭遇如果被人知道了，可能驚天動地。」

朱麗吃驚地道：「大姐，我得到了妳的通知，就把船租好了，只看見彼得陳他們垂頭喪氣而去，也知道妳已經擺脫了他們，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魯慧絲忍不住在旁邊道：「也沒什麼，只不過處決了一百名匪徒！」

朱麗以爲自己聽錯了，再問了一遍道：「多少？」

是乘高速汽墊船，人落到了水裏，在高壓電打擊下，所以才死得這麼多。聽起來雖是過份，可是如果沒能攔住他們，那後果就更糟了。」

魯慧絲笑道：「妳是學法律的，所以持論較爲公平，老實說，那時候我們每個人都捏了一把汗，如果那一道攔截網失靈無效，讓人登了岸，我簡直不敢想像。」

朱麗笑道：「那才合妳的胃口呢，妳這頭雌豹又可以大展威風，磨一下妳的爪牙了。」

魯慧絲聳聳肩道：「我沒有那麼好鬥，雖然我覺得這種殺人的方法不過癮，但是如果有更簡捷的方法，我還是會採用的，所以我認爲上次大姐不該破壞那幾具魚雷的，我們不想去侵略人，至少應該具有不被入侵的力量！」

朱麗知道這個問題無法談出個結果，因爲那是觀念上的問題，於是又問道：「大姊，妳把彼得陳他們放回去妥當嗎？」

陳秀蓮笑道：「不妥當，但是我沒有別的辦法，我又不能殺死他們，更不能長期監禁他們，只有放他們走了。」

「妳相信他的諾言跟保證嗎？」

陳秀蓮搖頭道：「不相信，這個傢伙心計很深，行事詭譎多變，因此他的話根本不能深信。」

這段話把葉長青跟魯慧絲蘇菲她們聽得怔住了，最衝動的是魯慧絲。

「大姊，妳既然不信他的話，爲什麼要放他們走呢？」

「我不是說過了嗎，我沒有辦法處置他們，如果我們把他們身上綁了石頭，往





什麼作用了。」

「萬能水手，它真的萬能嗎？」

「當然不能，比如說洗甲板工作就不能做，不過把命令輸送給它，它倒是能够忠實地負起駕駛責任，連續幾百個小時而不需要休息。」

「它也能應付各種突發的情況嗎？」

「幾乎可以了，一個差勁點的船長，還比不上它呢。只是像妳這麼能幹的船長又當別論！」

魯慧絲忍不住笑了，好奇地注視着船隻的進行，忍不住嘖嘖稱奇了：「它真還能幹些事兒呢，居然懂得避開逆風跟浪頭，保持最佳的行速跟平穩狀態，比人爲的駕駛反應更正確！」

陳秀蓮笑了笑：「妳還沒有領略它最能幹的地方呢，回頭妳就可以知道了，它的性能會超出妳想像之外！」

說得魯慧絲心癢難搔，迫不及待地問道：「它還有什麼特殊的性能？」

陳秀蓮嘆了口氣：「魯慧絲，妳就是性子太急這個毛病不好，那會成爲妳的致命傷的。假如妳不改的話，總有一天妳會因此而吃上大虧。妳問的問題也不算是秘密，我告訴妳也沒有多大關係，但是爲了磨磨妳的急性子，培養妳的耐性起見，我還是讓妳自己發現去。」

魯慧絲豎起了耳朵聽了半天，却沒有一句是自己想知道的答案，反而領了一頓訓。不禁把牙咬得緊緊的，而且在陳秀蓮的背後舉起了拳頭揚了一揚。

後面的亞洲號已經追到六百公里左右，魯慧絲聽見後面發出了一聲警告的槍響

才道：「大姊！人家已經在表示態度了，要我們停下來。」

陳秀蓮道：「我們却不聽聽他們的命令吧，這兒是公海，任何人都沒有權利叫我們停船的。」

「這個我知道，可是後面的傢伙顯然不同。他們認爲子彈所說的話在任何地方都有效。」

「別去管他們，在這種距離下，槍彈的話還可以去不理的，因爲我們還在有效射程之外！」

「可是如果他們再追上一點就會有效了！」

「沒有那麼容易，我這條遊船花了相當的成本以增加其性能，外殼防彈就是其中之一。只要妳們站在有掩護的地方，再近也不怕，何況他們也很難再接近了！」

魯慧絲注視着速度表，發現女神號的速度在增加，由時速四十哩跳到六十哩，在船尾激起一道很高水幕，煞是好看。不禁詫然道：「這速率表不會有問題嗎？」

「不會，精確度已經到達只有每百哩差五公尺左右的程度，可以稱得上是相當精密了，而且速度表是根據水面滑過船身的壓力而計算的，並不是附在引擎上，所以這是真正正確的速度。」

魯慧絲道：「哇！又增加了，現在是每小時七十五海哩，真叫人難以相信，螺旋葉式的推進器能產生這麼高的速度，在理論上講，那是不可可能的！」

陳秀蓮笑道：「在實際上的可能性也不大，尤其是在這種大型的遊艇上，吃水度很深，船底全部都沉在水中，以它所

受的阻力跟推進器的轉速限度來說，那是無法突破的極限。」

「那我們的速度是如何產生的？」

「噴射輔助引擎。」

「裝在那裏？」

「在船肚底下兩側各有四個排氣洞，膨脹的氣體由那兒噴射出去，能比空氣中產生更大的反作用力，所以我的輔助引擎雖然小，却有更大的效用！」

這時不但船尾劃起了一道水幕，連船的兩側，也都因船頭的高速分切，把水分成兩片飛激起來，幾乎跟她們所停身的船面一樣地高。

魯慧絲高興地叫道：「棒！棒極了！這又成了一種最佳的掩護。現在他們別說是開槍了，就是開炮也很難擊到我們了，等子彈穿過那一面厚厚的水幕時，已經變得沒有力量了，我可以拿枝棒球棒子把子彈打回去！」

陳秀蓮笑了笑：「這就是我說的特殊性能之一，在設計時，我跟那位工程師還抬了好一陣子槓，他堅持要把船頭抬高，說是在如此高速下，船頭偏低，船會鑽進水裏面，我說不會，他不相信，結果試驗後，他才沒話說了！」

「那個工程師那麼差勁！」

陳秀蓮笑道：「人家是真正研究流體力學的，一點也不差勁，照他計算的結果船是會鑽進水裏去的！」

「那麼是什麼原因才使它沒有鑽進去呢？」

「我聽了他的預測後，在船身上變更了一些設計，增加了一對水翼，就像飛機

上的升降舵一樣，利用水的浮力，抵消了下鑽的力量。」

魯慧絲一面看海圖，一面在記錄船行方向，忽又驚道：「大姊，再往前面五海哩就是亂礁區了！」

「是的，我知道，不過那也沒什麼關係。亂礁區中有一條很寬的水道，可以通行無阻的。」

「那是必須要由人爲操作才能通過的！」

「不必要，那太落伍了。人類發明了電腦，就是要它代替人做事情的，而且在這種高速之下的反應是來不及控制船行方向的，把一切資料裝進電腦，它自然會在適當的時候，作適當的方向修正……」

說這幾句話的工夫，船已經駛入了亂礁區，魯慧絲看着船在水面上劃起一條優美弧形曲綫前進，剛好在亂礁區的水道中央，這才把提到喉嚨上的那顆心又放了回去，拍拍胸膛道：「我的天，剛才真叫我担足了心事，這麼快的速度，如果控制得不對，碰上了一塊水底的暗礁，砰的一聲，我們都會粉身碎骨了！」

陳秀蓮笑道：「我保證不會，這條船的安全性很好，本身已經採用了核子動力裝置，不容易爆炸！」

「怎麼不會呢？原子彈又是怎麼爆炸的？」

「那是高溫與高熱引發放射元素的核子分裂而產生爆炸，但是我這條船不會有那麼高的溫度與壓力，動力核子反應器裝在一個密閉的容器裏面，可以隔絕一切外來的影響，那是絕對防水，防磁，防震，

魯慧絲笑道：「我才不擔心這個，就是什麼都沒有，我在海上漂個一星期也死不了。」

蘇菲道：「魯慧絲，我相信妳的體力很強，但是說妳能够在海上漂流一星期，那就騙人了！」

魯慧絲笑道：「不騙人，我在挪威時，有一回跟另一幫黑社會幹上了，他們把我逼到海上，弄沉了我的船，以爲我死定了，結果我漂流了五天，終於又起了回去，宰了那批畜生，我奧斯陸的雌豹就是那次得來的！」

「妳那五天一直在海上浮着？」

「是的，我是被他們拋下海去的！」

「什麼東西都沒有？」

「不！我靴筒裏插了一把小刀子！」

「那不算什麼，小刀子不能漂浮，妳如何能够在二十個小時內，維持一直浮在海面上呢？」

魯慧絲笑道：「我那次穿的是條膠皮長褲，我把兩頭紮起來，吹足了氣，就是一個很好的救生圈了。」

「那也只能維持幾小時呀！」

「不，妳沒有想到，皮革被水一泡就發脹，居然不太漏氣了，我每隔五六小時就充氣一次。」

「可是身體在鹽水中浸上一百多個小時也受不了！」

「是很難過，但是在沒有辦法的時候，咬着牙，也就挺過來了。我在海水被一條漁船救起來時，的確不成樣子，我全身都是赤裸的，那些男人却沒有多看我一眼，妳可以想像到有多糟！」

（未完）

## 練功秘訣之一

靈空子·文

功夫有軟硬之分，而軟硬功中，又分爲若干種，功夫既有各種不同，而練習方法亦隨之而異，茲將就所知者，僅摘若干種，此僅其最普通而最切實用者，若學者盡能之，雖不能無敵之世，但強身禦侮亦足以應用，其可以意會，而不可言傳者，則在學習者之精心領悟，如習者欲仗此凌人，則非但起驕矜荒情之惡習，技不能成，即成之亦足招滅亡之禍，則非予所敢知矣，學習者應注意必要有師在旁指導方可習之，否則偶一不慎，則會走火入魔矣。現茲將所知每期逐一介紹如後：

### (一) 硃砂掌

硃砂掌爲陰功之一，又稱紅砂手。手不必着人膚，但遙遙以手示意，作撫摩或掌擊狀，受者即應手受傷。且無法醫治，越十日或半月而竟死。其練習之法，先用一沙盤，滿盛細沙，手入沙中，用力搓摩之，不限次數，力盡而止。如是按日行之，至能以手在離盤尺許處，憑空搓摩，而盤中之細砂亦能應手而動爲度。至此則易細沙爲砂子，再如法行之，亦至能憑空移動爲度。其後更鐵屑鐵珠而至於重四五兩之鐵球而後已，鐵球亦能躍出後，則其大功告成矣。若以此手遙遙擊人，必至傷殞。而此手即永遠無用。

## 硃砂掌



魯慧絲聽了一驚道：「大姊，妳準備沉船嗎？」

「胡說八道，好好的我準備沉船幹嗎？這祇是作萬一的準備。而且叫妳放心，就是船觸了礁，也不會立刻就死，飲水不缺，四天口糧節省着用，佐以海上能捕到的魚，我們可維持一個相當的日子！」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

諸葛青雲·文圖  
盧令

# 五嶽英豪傳

隻身闖西嶽

神丐作伴連

楔子

血！美人！這是清代康乾年間，震撼武林的一人一物！

「血」是指一部上載七種奇絕武學的「血神經」！「美人」則是指貌艷如花，心毒如蛇，使整個武林聞名胆懼的「蛇蝎美人」令狐楚楚！

「血」，一望無邊的「血」！在「血」上還有一位絕代「美人」！但這「血」，並不是「血神經」，「美人」也不是「蛇蝎美人」！令狐楚楚！

這是「玉門關」外的一片沙漠，因為夕陽西墜，色澤鮮紅，以致把這無垠無際的沙漠平沙，映成了一片血海！

沙上背對夕陽，盤膝坐着一位風鬟霧鬢，身穿玄羅長衫，年約二十五六的絕代佳人，在她左右各距數尺之處，還坐着一位瘦削道士，及一位雙目精光如電，形若猿猴的灰衣老者！

左邊那位瘦削道士，瞥眼一看西墜夕陽，向那位絕代佳人，陪笑說道：「玄衣仙子，我與『六指仙猿』米老四，在這大漠之中，窮搜七日，好不容易才尋着那一角『血河圖』，却被你捷足先得地，檢了現成，似乎有點說不過去吧？」

玄衣仙子妙目微翻，看了這位在武林中頗有凶名的「瘦純陽」戴環一眼，冷笑道：「戴真人，這種武林奪寶之舉，自然是先下手的為強，那有互相禮讓之理？」

「瘦純陽」戴環聞言，低低冷笑一聲，目閃兇光，眉騰殺氣！

那形若猿猴的灰衣老者，生恐雙方開僵，遂向玄衣仙子一抱雙拳，含笑說道：「玄衣仙子，恕我米元通請教一聲，你知不知道這角『血河圖』的用處？」

玄衣仙子點頭說道：「我當然知道，『血河圖』共有三角，倘若全能獲得，拼在一起，便可依圖上指示，尋着『血河』，撈出『血神經』，練就經上所載的七種奇絕武功，成為天下第一高手！」

「六指仙猿」米元通哈哈一笑說道：「血神經所載武功，雖然高妙，却件件與『血』有關，狠毒無比！我們黑道中人，夢寐以求，但仙子這等極受武林人物尊敬的黑道高手，似應不屑與門才對！」

玄衣仙子搖頭笑道：「我的目的，與你們不同，你們是尋着『血神經』，練成奇絕武功，傲視天下！我却要把此經毀掉，使它無法貽害世人！」

「瘦純陽」戴環細目雙張，兇芒電射地，厲聲叫道：「衛靈芝，你不要敬酒不吃，反吃罰酒！若肯將這角『血河圖』好好相讓，我與米老四，送你一件『天孫軟甲』，作為交換如何？」

「玄衣仙子」衛靈芝聞言，哂然冷笑道：「戴真人，憑你這等武功火候，恐怕還配對我衛靈芝，賣狂發狠？」

「瘦純陽」戴環點頭發狠說道：「知己知彼，百戰不殆，我若單獨和你較量，

確實差了一分半分火候！但倘若以我的『八仙醉劍』，與米老四的『仙猿爪』，互相配合進攻，大概不難把你埋葬在這沙漠黃沙之內！」

「玄衣仙子」衛靈芝眉頭微蹙說道：「你們全是當世武林響噹噹的一流人物，怎會如此無恥？」

「瘦純陽」戴環縱聲狂笑說道：「要達到目的，便需不擇手段，你還是乖乖獻出『血河圖』，換取一件『天孫軟甲』的好！」

「玄衣仙子」衛靈芝抬頭一看天光，冷笑說道：「如今西刻將盡，即令你們視顏無恥的合手進攻，我在半個時辰之中，也決無敗理！只要一交戌正，我師妹『紅衣仙子』許靈莎便會起來，她武功與我彷彿，手下却比我狠辣得多，你們是否難逃公道？」

「玄衣仙子」衛靈芝被他們逼得心頭火起，閃避之餘，也把自己的得意兵刃「蛟筋軟杖」，取在手內！

「天龍掉尾」，「毒蟒翻身」，一連兩式凌厲絕招，杖影如山，杖風如嘯，硬把兩名黑道兇人，逼退六七尺遠！

「六指仙猿」米元通知道「玄衣仙子」衛靈芝太以難鬥，遂乘這一退之間，暗地把腰下內盛「黑骨落魂砂」皮袋的袋口鬆開，準備真若以二對一仍不能取勝之時，便施展自己這種威震江湖的歹毒暗器！

「瘦純陽」戴環被對方揮杖逼退，心中好生不服，雙眉剔處，厲吼一聲，又復挺劍攻上！

「六指仙猿」米元通以自己的「仙猿

爪」及「黑煞陰手」與「瘦純陽」戴環，配合進襲！

剎那間，惡鬥更酣，人影，杖影，劍影，掌影，再帶着呼呼銳響，颯颯勁風，以及被勁風捲起的飛揚黃沙，構成了一幅緊張無比精彩畫面！

夕陽愈淡，人影愈濃！五十招前，「玄衣仙子」衛靈芝顯佔優勢！

五十招後，彼此扯平！到了約莫一百四五十招之時，「瘦純陽」戴環與「六指仙猿」米元通畢竟以二對一，大佔便宜，業已控制了有利局面！

就在「玄衣仙子」衛靈芝敗象初呈之際，一團紅雲，自東南方電掣星馳般的如飛趕到！

馬紅人更紅，一匹全身毛赤如火的千里駒上，坐着一位身穿大紅勁裝，外披大紅風帽，二十左右的紅粧美女！

「玄衣仙子」衛靈芝見師妹「紅衣仙子」許靈莎已趕到，不由精神大振，「蛟筋軟杖」奇招連發，一式「浪捲流沙」，盪開「瘦純陽」戴環的重重劍影，就勢招化「渭河垂釣」，幾乎點中了「六指仙猿」米元通的「玄機」重穴！

米元通旋身避勢，倒退三步，驀然覺得背後一股勁急掌風，當頭壓下！原來「紅衣仙子」許靈莎性情剛急，遙見師姊被圍，竟施絕頂輕功，一式「鷹隼入雲」，人自馬背騰空，搶先撲到！

許靈莎撲到之時，恰值「六指仙猿」米元通被逼後退，遂就勢一招「天星垂彩」，想把這名黑道兇人，折在掌下！

米元通身處危境，兇心反熾，肩頭微側，往左猛一翻，就勢抓了一把歹毒無比的獨門暗器「黑骨落魂砂」在手！

但他倉卒應變，畢竟稍遲，身形雖告勉強閃開，左肩頭上，却依然被「紅衣仙子」許靈莎的凌厲掌風，略為掃中！

內家高手所發掌力，豈是尋常？米元通厲吼一聲，自知肩骨已碎！

「紅衣仙子」許靈莎也是嫉惡太過，見狀冷笑一聲，身形落地，併指再點米元通的「笑腰」大穴！

米元通寧笑一聲，轉身喝道：「丫頭找死！」

隨着話聲，強忍傷痛，右手疾揚，「黑骨落魂砂」化成一蓬奇腥黑烟，瀰漫空際！

「紅衣仙子」許靈莎一時粗心，忘了「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之戒，忽見黑烟罩空，奇腥刺鼻，便知要糟，趕緊凝足內家罡氣，張口猛吹，想把迎面罩來的黑烟吹散！

許靈莎功力委實驚人，這一張口猛吹，竟把罩空黑烟，吹散了好大一片！

但「黑骨落魂砂」為數太多，迎面一片雖被吹散，身上仍自中了不少，何況鼻內早已嗅入奇腥？許靈莎只覺神志一昏，便即翻身栽倒！

「玄衣仙子」衛靈芝想不到有此劇變，以致援救稍遲，等她縱身趕到，「紅衣仙子」許靈莎業已身中暗算，暈絕倒地！

衛靈芝頓足失色，「六指仙猿」米元通與「瘦純陽」戴環，却高興得縱聲狂笑不已！

米元通一面請「瘦純陽」戴環為自己

用靈藥敷治左肩傷勢，一面揚着右手那隻六指魔掌，得意笑道：「衛靈芝，『黑骨落魂砂』是我米元通的獨門暗器，你師妹許靈莎既被打中，必須在半個時辰之內，服食解藥，否則便將全身化血而死，縱令華扁復生，亦所難救！」

「玄衣仙子」衛靈芝柳眉深蹙，冷然問道：「你此話用意，是不是想叫我用『血河圖』，來換取你『黑骨落魂砂』的獨門解藥？」

「六指仙猿」米元通點頭寧笑答道：「除此之外，你無法挽救你師妹的這條性命！」

「玄衣仙子」衛靈芝看了昏臥地上的師妹一眼，銀牙微咬，點頭說道：「好！你把『黑骨落魂砂』的解藥拿來，我答應給你『血河圖』就是！」

「六指仙猿」米元通「哼」了一聲，冷笑說道：「衛靈芝，你怎麼把我當成了三歲孩童？你不先給我『血河圖』，我怎會給『黑骨落魂砂』的解藥？」

「玄衣仙子」衛靈芝目注「六指仙猿」米元通，沉聲問道：「米元通，我給你『血河圖』後你若食言，又便如何？」

「六指仙猿」米元通接口說道：「我若食言？日後便叫我死在我自己『黑骨落魂砂』下！」

衛靈芝見他立下重誓，遂自身邊取出一卷羊皮遞過！

米元通接過羊皮，打開一看，只見上面畫的是風景圖形，兩山夾立，一水橫流，並以銀珠把水色染赤！













於出手太快，看起來簡直形同一式，是以藍衣人前後左右一下子俱都在對方劍勢包圍之中！

高桐顯露了他傑出的劍法，使得亦在劍陣包圍之中的任三陽大為驚駭，忽然感覺到自己即使與此人在平等正常的情况下單打獨鬥，亦怕不是他的敵手！

眼前可真稱得上是高手大會串了。藍衣人的身手就是比他高得多，藍衫轉處，這支鐵筆「叮！叮！叮！叮！」亦是向四面同時點出，不偏不倚正正的點在了對方劍鋒之上，頃刻間把對方凌厲的劍勢化為無形。

高桐身子一個踉蹌，身勢為強烈的勁道逼得向後一連退了兩步——他自信對付藍衣人已經施出了全份的能耐，奈何對方功力顯然是出乎意外的高，依然是休想能夠佔得了一些便宜！

眼前高桐若非即時退身，便難免為傳自對方鐵筆之內的凌人勁道所傷！

雙方的勢子一經擺開，藍衣人已把握住適當時機，霍地向前進了一步，這一步之進，便使他立於暫時不敗之地——至此高桐才訝然驚覺到，敢情對方對於自己這邊的陣勢亦是瞭若指掌！

人影連連閃動！

六名長衣弟子，俱都撲向眼前。

高桐咬了一下牙，掌中劍直指中鋒，怒目視向藍衣人道：「朋友，你報個萬兒吧！既然有如此身手，當然不是無名之輩，掩掩遮遮算不得英雄好漢！」

藍衣人冷笑一聲道：「我已對你破格留情，再要刁難，恕不得我不客氣了！」

高桐已屢次在對方手下吃虧，心裏一口怨氣簡直無從發洩，對方這麼說，更叫他無地自容，當下把心一狠，環顧左右道：「擺陣侍候！」

六名弟子似乎都已知道來人的厲害，雖然來勢洶洶，却是並無一人敢於猝然冒失出手，現在高桐這麼吩咐，倒是正合了心意，當下一聲吆喝，全數分散了開來，却是一個半月形狀，將藍衣人與任三陽鉗於其中！

藍衣人冷笑一聲道：「六光陣尚且無奈我何，你這兩手三腳貓就更奈何我不得了！」

高桐冷冷的哼了一聲，一言不發的緩緩舉起了手上長劍，其他六人見狀亦相繼舉起的，各人俱都舉起了手中劍！七口劍上光華，給奇妙的燈光一炫耀，登時光華燦爛，眩目難開！

任三陽是時早已把另一隻判官筆拔在手上，見狀趕忙蓄式以待，是時身邊上突然响起了藍衣人的聲音道：「你稍安勿動，這只是對方的花頭而已！」

聲音就像是貼着自己耳朵發出來的一樣，心知是藍衣人用傳音入密的功力發出！當下點頭示意，表示聽見了！

是時以高桐為首的七把長劍，在高桐的領先發動下，幻化成各種奇異的式樣，每一發動必然光華大盛，迫人眉睫，給人以無限殺招的感覺！

有好幾次，任三陽簡直感覺到對方的劍勢已經壓迫到頭上的感覺，如非是藍衣人通知在先，胸有成竹的話，簡直由不住混身而入，與對方好好的所殺一陣才稱心

意！

高桐想是為對方看破了心意，心裏更形惱火，驀地吼厲一聲，倏地躍身而前，連帶着身側的六個漢子也一齊騰身過來！七口長劍在燈光的炫耀下，簡直是像有七十把劍，四面八方一齊擁了上來！

任三陽雖然明知對方的劍勢可能是幻景為多，無奈他早已是驚弓之鳥，當此景象，亦難免不為之心動！

——他身子方自移動了一下，藍衣人的一隻手已經搭在了他的肩上一——並非這樣就說明了對方凌厲的劍陣全屬子虛，藍衣人的那雙眼睛事實上精明的很！

——即見他霍地揚起手上鐵筆，就着眼前一片劍海中揮去——「叮！」的一聲脆响，鐵筆一出即收，却連帶着使得奮身前撲的高桐身子霍地一個踉蹌，向後退了下去！

然而高桐不甘落敗，立刻又揮劍衝了上來。

滿空全是劍影，耳邊上亦不時响起咻咻的劍刃劈風聲音，那景象簡直讓人誤為對方是千軍萬馬一齊殺了過來！

任三陽瞪大了眼，在密集的劍陣之中，找尋對方的空隙以便待招出手，他雖然借着藍衣人的提示，猜出了對方陣勢的虛多實少，却是無法像藍衣人那麼別具慧眼的一眼看出其間的真偽！

「不要緊張！」

顯然又是藍衣人的聲音，在他耳邊說道：「對方不過是虛張聲勢，很快就更黔驢技窮了，你只要聽我的吩咐出手，便能

立刻奏功！」

任三陽點點頭，表示會意！

驀地面前劍光大盛，一排劍刃直向着二人正面排山倒海般的捲壓了下來！

任三陽本能的向後就退！却為藍衣人一掌托住——

「獨劈華山——右面第三劍！」

隨着這一聲出口，任三陽只覺得身形一緊，已經被藍衣人背後那隻手掌用力推出！

任三陽心中一驚，身子已由不住被背後手掌推得騰了起來，腦中記着藍衣人的關照，猛一抬頭，看見了迎面的一排劍刃，却已沒有時間再讓他遲緩須臾，當下奮起右手全力，照着藍衣人的關照，一招「獨劈華山」，猛地直向着右面第三口劍影用力劈出！

那裏知道這一擊，正是關煞之所在！隨着藍衣人鐵筆用力擊處，只聽見「嘖！」地一聲，像是擊在了一個什麼生硬的物什上面！

有此一擊，對方的七人劍陣此時陣腳自亂！

只聽見一人慘叫一聲，一團黑影起自對方劍勢之間，驀地向着另一邊摔倒了下去！

原來任三陽這一鐵筆，貫足了真實力道，照着藍衣人吩咐，一筆擊下，却是不偏不倚擊中在一名長衣少年弟子頭頂正中，以任三陽之內力貫足了的手勁兒，自是其勢可觀，這名弟子當場被擊得腦漿迸裂死於非命！

（未完）

# 正宗武俠長篇故事

臥龍生·文圖  
盧令

## 金筆點龍記

（大結局）



###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五毒夫人，水燕兒，方堃三人因追尋金鈞翁而進入被點穴，方堃見此情景，即上前為他解穴，豈料此人乃造化城主所喬裝，隨即反手點了方堃穴道，水燕兒急揮劍迫進造化城主，救了方堃，並為之解穴，於是，三人夾攻造化城主，結果方堃被對方斬斷左臂，而五毒夫人，水燕兒亦弄至筋疲力竭，正危殆間，詭秀凡突然而來，獨鬥造化城主，亦不敵，且負傷，此時，艾九靈如天神下降，一阻造化城主攻勢，且力勸造化城主放下屠刀，但造化城主不從，惡戰一觸即發……

### 禍首已殲除

### 不戀江湖事

艾九靈冷冷道：「我一直念咱們同門一場，我也一直希望你會有悔悟的一天。所以，我雖然知道你組織了造化城，也沒有找過你，直到你有了惡跡。」

造化城主仰天打個哈哈，接道：「艾九靈，多動人的甜言蜜語啊，多美麗的謊言啊！為什麼不說你沒有發覺我組織了造化城。你知道的時間，我已經十成七八，羽翼將豐，我根本就不怕你了。你可知道，我們第一次動手時，打了五百招，未分勝敗，而你根本就不知道是我。」

艾九靈道：「你錯了。我第一次和你動手，不到十招，我就發覺了你的身份。」

造化城主道：「你胡說。」

艾九靈仍然接了下去，道：「雖然，你儘量避免施出師門的武功，但你每於處下風的時候，就露出了馬脚。你如不健忘，應該還記得我告訴你的話，但想不到，你竟完全未放在心上。」

造化城主道：「艾九靈，你大放馬後炮，倒是振振有詞，你如真知我是什麼人，為什麼不當場揭穿？」

艾九靈搖頭道：「我不揭穿你，只因我希望你能够改過向善，但我未想到你陷溺如此之深。」

造化城主冷笑一聲，道：「艾九靈，你不用再逞口舌之利了，也別想用甜言蜜語，使我放下兵刃。」

艾九靈接道：「師弟……」

造化城主接道：「你如真的把我作為師弟看待，那就答應我一件事。」

艾九靈道：「什麼事？」

造化城主道：「成全我，先殺了你培養出來的詭秀凡，再自刎一死，我才能相信你說的，是真實之言。」

艾九靈回顧詭秀凡一眼，搖搖頭，道：「他不是我培養的人，他是救我之命的恩人。」

造化城主淡淡一笑，道：「艾九靈，這樣的謊言，你真的會要我相信麼？」

艾九靈道：「你師兄一生沒有說過一句謊言，我說的句句真實。」

長長吁一口氣，接道：「為了師門的聲譽，不容玷污，我願一死。但你要解散造化城，放出人間地獄中囚禁的人，不再和武林同道為











突然分開。人影重現，兩個人都變了樣子。

每個人，都似從水中出來一般。是汗水，透濕了所有的衣服。這一陣纏鬥，似乎是用兩個人的精力，一時間兩個人都失去了再戰的力量。兩張蒼白的臉，四隻失神的眼睛。造化城主似是復元的較快，片刻間，臉上已浮起了紅潤之色。俞秀凡也已夠快，臉色很快的有了好轉。

這時，站在造化城主身後的金玉蓉，突然快步行到了造化城主側面道：「你怎麼了？」

造化城主道：「咱們勝了。你此刻出手，一索就可以擊斃俞秀凡。」

金玉蓉吸了一口氣，道：「我用七首刺死他如何？」

造化城主哈哈一笑，道：「都是一樣，你出手吧！」

目光轉注到艾九靈等的身上，接道：「俞秀凡完了。歸元神功，能使一個人有着生生不息的內力，也能在極短的時間，使耗去的氣力恢復。驚天三劍式，也不過如此罷了，我相信你們之中，再沒有勝過俞秀凡的人了。」

的確沒有，在場之人，心中都很明白。

金玉蓉取了一柄七首，一把金色的七首。

忽然間，金芒一閃，刺了過去。但不是刺向俞秀凡，七首却刺向了造化城主的前心。

近在咫尺，全無防備。造化城主閃身欲避時，已來不及。

但他一吸氣，硬將心脈移開了半寸。

金玉蓉這一刀，用盡了生平之力，夠快速，也夠強勁。

如若不是俞秀凡早破了造化城主的護身罡氣，這一刀自然傷不了造化城主。

金玉蓉這一刀刺入了造化城主的前胸，深沒及柄，但卻沒有刺入造化城主的心臟。

雖然，金玉蓉取位很準。

這意外的變化，全場中人都看的一呆。

造化城主也呆了一呆。深厚的功力，使得造化城主在重傷之下，仍然能保持着頭腦的清醒，一怔之後，冷冷說道：「好賤婢！」

揚手一掌，直劈下去。

金玉蓉這一刀用力太猛，但造化城主運氣行功，全身堅硬如鐵，金玉蓉一下子竟未能拔出七首。就在她拔刀一緩的一瞬間，已為造化城主左手的掌勢罩住。

靈芝仙液，帶給了俞秀凡超越的體能，造化城主體能恢復時，他也在迅速的恢復中。

眼看金玉蓉被罩在掌勢之下，救援已自不及，一側身，左肩背硬接了造化城主的掌勢，右手長劍，却疾劈而下。寒光閃動，鮮血濺飛，造化城主身體被斜着劈成兩半。

但俞秀凡也無法避過那致命的一掌，被掌力擊中了左後肩背。身子離地，直向前面衝去，正好撞向金玉蓉。

金玉蓉放開七首，一把抱住了俞秀凡，兩個人摔落在八尺之外。

金姑娘緊抱着俞秀凡的雙手緊緊不放，本身完全承受了這一摔的撞擊之力。

歸元神功果然是非同凡響，身軀被劈成兩半，仍然被一股暗勁撐着，過了一盞熱茶工夫，才倒摔下去。這時，羣豪才想起了俞秀凡，急急奔了過去。

金玉蓉已扶起了俞秀凡，自己却吐出一口鮮血。俞秀凡不見傷處，也未吐血，但他的臉色却是一片艷紅。

花無葉伸出手去，一把拉住了俞秀凡，道：「娃兒，你覺得怎麼樣？」

俞秀凡道：「晚輩並無不適之感。」

花無葉怔了一怔，道：「內腑氣血呢？」

俞秀凡道：「也沒有翻動的感覺。」

花無葉道：「這就奇怪了。」

伸手按在俞秀凡的脈搏之上。

俞秀凡忽然間，感覺到站的好累好累，緩緩坐了下去。

花無葉微閉着雙目，右手食、中、無名三指，搭在俞秀凡的脈穴上，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才緩緩睜開雙目。

這時，場中所有的人，都圍在俞秀凡的四週，所有的目光，都投注在花無葉的臉上。

花無葉神情嚴肅，緩緩說道：「歸元一掌，垂死之擊，力道奇絕，幸好俞少俠的身體未傷。」

四週彼此落落的響起了吁氣之聲，似乎都放開了緊張的心弦。

花無葉黯然一嘆，接道：「但這一掌，打散了他一身功力，封死了他任、督二脈。」

金玉蓉接道：「璇璣宮收藏了一粒十全大還丹，願意奉獻俞少俠，仗憑你花前輩絕世醫道，定然可使他功力復元。」

花無葉搖搖頭，道：「不論有多少靈丹妙藥，也無法使他功力恢復，從此之後，俞少俠不能再練武。」

艾九靈道：「用佛門開頂大法，可傳薪火，如是他再練武，也非難事。」

花無葉道：「歸元一掌，專破人身武功。造化城主那一掌，完全破壞了俞秀凡機體潛力，讓他從此放棄練武。老夫一瓶丹藥，可保他壽過花甲，勉強練武，只能促使他體內受傷的機體崩裂，速其死亡。」

五毒夫人緩緩說道：「難道，就沒有醫治之法了？」

花無葉道：「沒有。任何妙手，都無法重造他體內機體。」

五毒夫人道：「這麼說，他無法再走江湖了。」

俞秀凡突然站起身子，瀟灑一笑，道：「

我原非江湖人，亦不戀江湖事，禍首被殲，還我本來面目，是何等快樂的事！」

花無葉低聲道：「返璞歸真，重讀詩書。這一段江湖經歷，給你幫助不少。以閣下之相，仕中極品，但願牧民府州時，能多為民間洗雪埋恨沉冤，勝過你隻劍天涯，行俠積善。」

俞秀凡一笑，道：「但願如此。必不負前輩雅望。只可惜人間地獄中還有千百位被囚的武林高人……」

金玉蓉接道：「璇璣宮是以機關埋伏揚名於世，賤妾對此，不過一番工夫，釋放人間地獄中被囚之人，賤妾一身承擔。」

俞秀凡一抱拳，道：「多謝姑娘！得此一言，俞某心中無憾，我要走了。」

對着艾九靈一抱拳，緩步向前行去。

望着俞秀凡的背影，艾九靈眼中有些濕潤，說道：「俠心義胆，捨弟何人，艾九靈好生慚愧！」

水燕兒突然低聲對五毒夫人道：「夫人，我要去保護他，他武功已失，一旦遇到了仇人，如何自處？」

五毒夫人一笑，道：「燕兒，你們已有夫婦情分，好好的去吧！我解散了湘西五毒門，也會去找你們敘敘舊情。」

王翔、王尚沉聲道：「艾大俠，我要跟着俞大哥。」

兩個人，一躬身，快步離去。

不知是什麼人，突然舉步向前行去，直到門口。羣豪齊步相隨。

凝目望去，只見俞秀凡長衫飄飄，在落日晚風中，是那樣的輕逸。

他偶然的際遇，踏入了江湖，短短的兩年時光中像一道強烈的閃光，照亮了武林。

不再是劍氣漫天，但將會再聽到琅琅的讀書聲。

(全文完)

情節波詭雲幻，  
變化莫測高深，  
高潮掀起如滔天巨浪……

全是一篇傳奇性人物巨  
型創作，內容結構精警，誠  
屬一篇難以多睹的佳作。

武俠小說名家——  
蕭逸傑作



全套港幣十六元



俠侶 (兩集)



殘山俠隱 (三集)

全套港幣十五元

環球出版  
印刷精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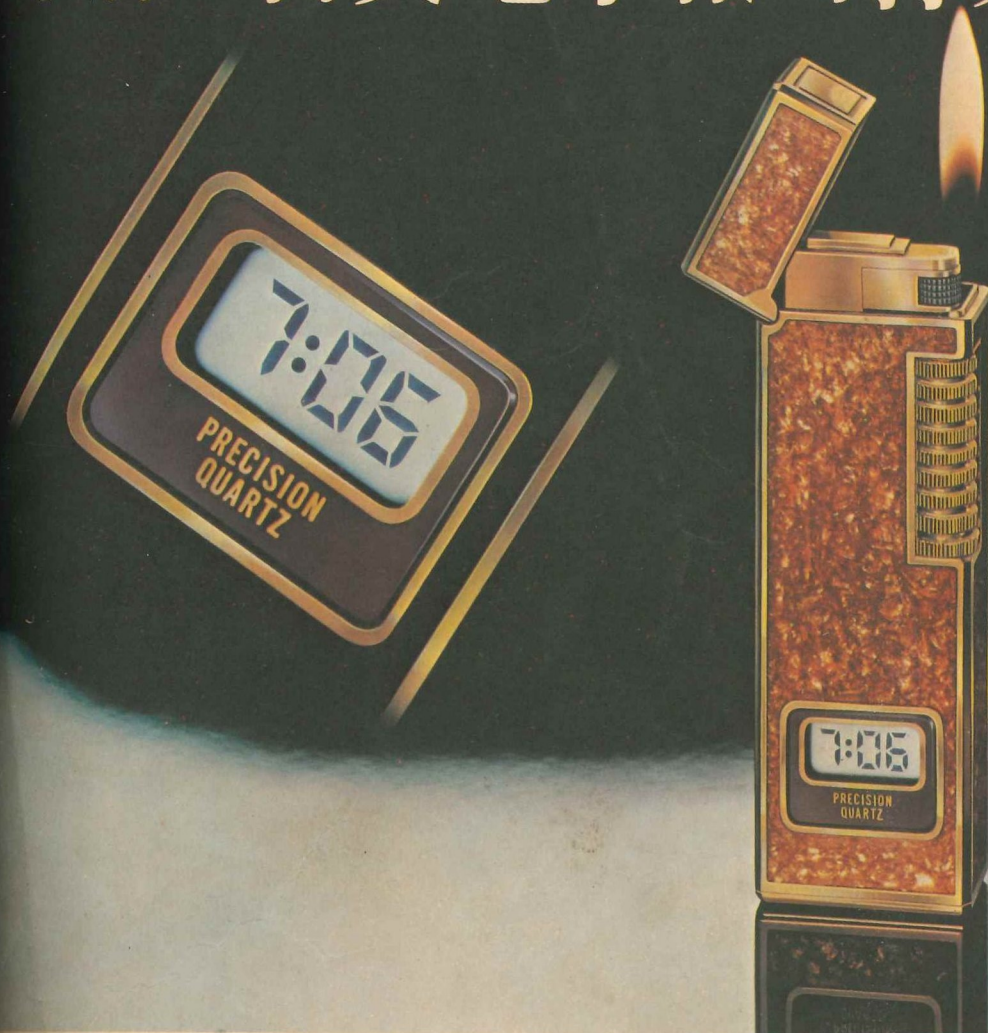
新系機構

環球出版社印行

各大書店  
超級市場均有售

  
PRINCE  
太子牌

#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最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為事實，  
太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既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時、分、秒、月、日，  
一目了然，方便實用。  
外型美觀，精巧名貴，  
備多種款式，  
任君選擇。



(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

總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